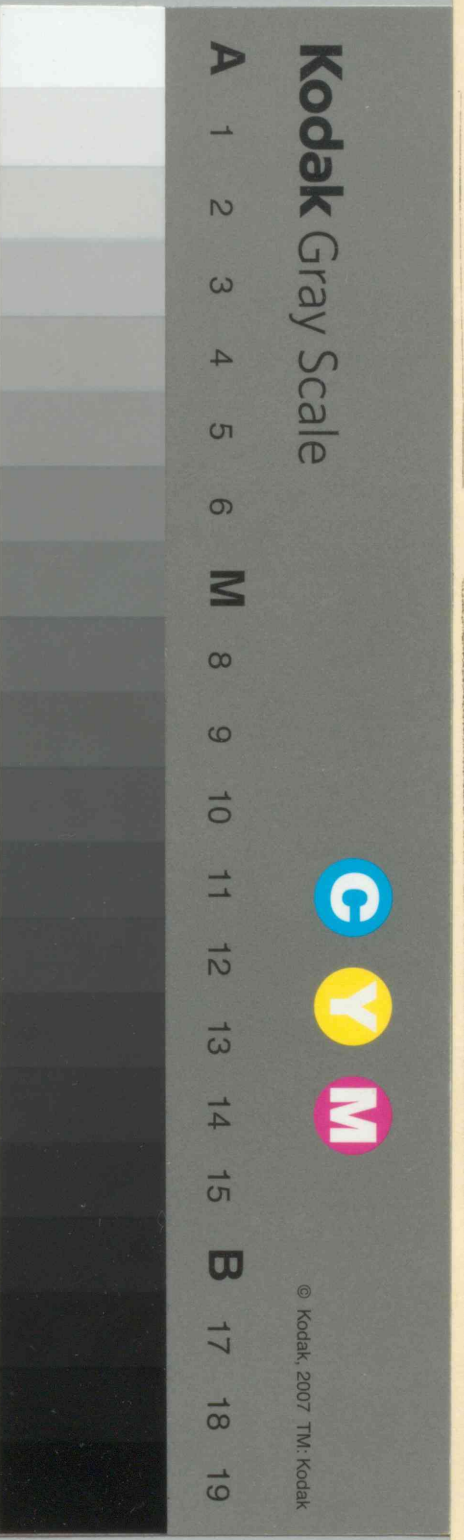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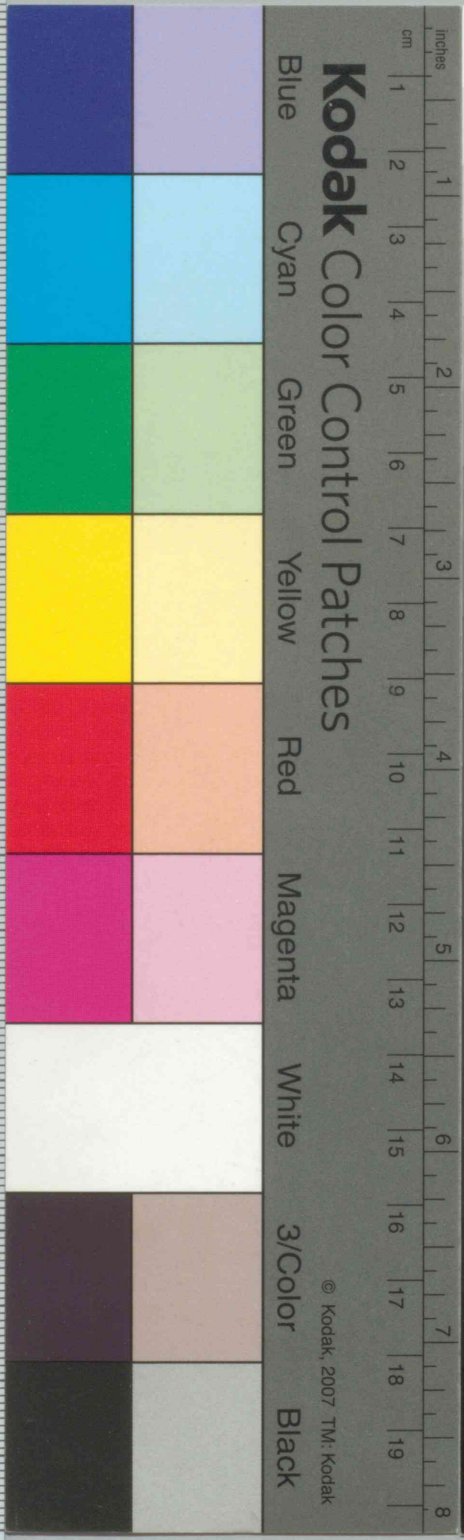


訂修
新編漢文讀本

卷三

375.9
Ka14
資料室



41898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17
200030
1742

T6
1917



簡野道明編



訂修新編漢文讀本

東京株式會社明治書院

訂修新編漢文讀本卷三目次

明治政體	重野安繹	一
明治二十二年紀元節恭賦	伊藤博文	三
高山彥九郎傳一	賴襄	四
高山彥九郎傳二		八
進學喻	柴野邦彦	一
格言三則		一三
偶成(練習)	朱熹	一三
桂林莊雜詠示諸生(練習)	廣瀨建	一四
新井白石傳	板倉勝明	一四
自題肖像	新井君美	一八
忠益說	中村正直	一八

目次

憫農 (練習)	李紳	二〇
蠶婦 (練習)	無名氏	二〇
林子平傳 一	齋藤馨	二一
林子平傳 二		二三
秀實作山陵志 (練習)	角田簡	二七
士規七則	吉田矩方	二七
佐久間象山先生碑	重野安繹	三〇
君子有五樂 (練習)	佐久間啓	三五
反射鑪 (練習)	三島毅	三六
航海朱印船	重野安繹	三八
山田長政傳 一	齋藤正謙	四一
山田長政傳 二		四五
吳越興亡 十八史略		四八

越中懷古 (練習)	李白	五一
蘇臺覽古 (練習)	李白	五二
楓橋夜泊 (練習)	張繼	五二
齊威王用賢 十八史略		五三
豫讓國士 十八史略		五六
狗說 (練習)	賴襄	五八
蘇秦約諸侯 十八史略		五九
題長安主人壁	張謂	六一
格言 一則 論語		六一
鬻蕎麵者傳	中井積德	六一
燕昭王招賢者 十八史略		六三
靜古館記	林長孺	六五
倒裝句例		六七

陪游笠置山記	一	齋藤正謙	六八
陪游笠置山記	二		
山行示同志	(練習)	草場 蕪	七一
山行	(練習)	杜 牧	七四
山房觀楓記		齋藤正謙	七五
孟嘗君愛客	十八史略		七五
毛遂使楚	十八史略		七七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十八史略		七九
韓信拜大將	十八史略		八一
高祖評三傑	十八史略		八二
漢文帝之治	十八史略		八四
蘇武守節	十八史略		八六
蘇武		李白	八八
			九〇

故事雜抄	(練習)	重野安繹	九一
馬援誡兄子	後漢書		九三
探幽妙畫	(練習)	青山延于	九四
空海能書	(練習)	巖垣松苗	九五
小野篁詩才	(練習)		九六
班超通西域	十八史略	中村 和	九七
練心膽論		中村 正直	九九
劍 說		菊池 純	一〇二
鍛工助弘傳		鹽谷 誠	一〇四
山鹿素行傳	(練習)	菊池 純	一〇八
赤穗義士	一	阪井 華	一一一
赤穗義士	二		一一三
詠四十七士	(練習)		一一六

大高忠雄

烈士喜劍碑

惜陰軒記

唐貞觀之治 十八史略

元兵入寇 (練習)

蒙古來

筑前城下作 (練習)

豐太閣論

梅溪遊記 一

梅溪遊記 二

梅花 (練習)

小學抄

青山延光

林長孺

中村正直

賴襄

賴襄

廣瀨建

賴襄

齋藤正謙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一一六

一一〇

一二四

一二六

一二九

一三三

一三四

一三五

一三九

一四一

一四四

一四四



修訂新編漢文讀本卷三

明治政體

重野安繹

明治元年三月、天皇御紫宸殿、率公卿諸侯、誓天地
 神祇、約五事、大定國是、曰、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
 曰、上下一心、盛行經綸、曰、官武一途、至庶民各遂其
 志、使人心不倦、曰、破舊來之陋習、基天地之公道、曰、
 求智識於世界、大振起皇基、是謂五條誓文、維新政
 體、以此為基礎焉、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天皇告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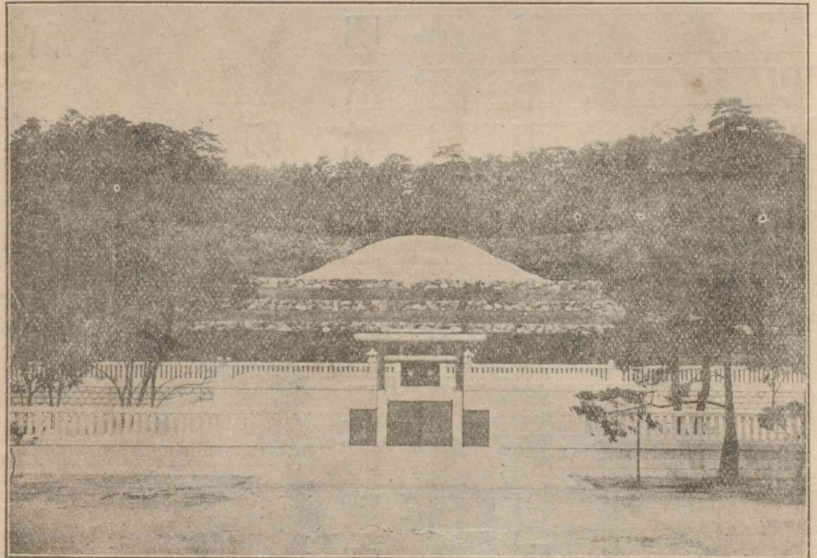
明治政體

一

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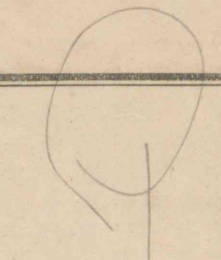
史論

元首國君也。元亦首也。攬音覽持也。取也。同擊。



明治天皇御陵

皇祖親臨式場召集親王大臣在京勅奏任官華族府縣知事等以及外國公使等勅頒憲法其旨趣曰大日本帝國萬世一系之皇帝統治之皇帝者國之元首依憲法條規總攬統治之權日本臣民有兵役



登極即位也

驩同歡虞樂也

伊藤博文號春長門人明治

納稅之義務自非依法律無受逮捕監禁審問處罰無被侵其所有權自非妨害安寧秩序背臣民義務有信教之自由等帝國議會以貴族衆議兩院成每年召集議員協贊法律
天皇登極以來勵精圖治增益國家之隆昌臣民之慶福制定千古不磨大憲以保護臣民之權利財產是年距神武帝即位紀元實二千五百四十九年而是日正值其紀元節衆庶感泣聖德驩虞之聲充溢都鄙矣(修剛)

明治二十二年紀元節恭賦 伊藤博文

四十二年十月
薨年六十九

萬機獻替廿餘年。
放眼泰西明得失。
典憲編成奏御前。
馳心上世極精研。
中興大業繩天祖。
開國宏謨駕昔賢。
更始偕民至尊志。
千秋瞻仰帝威宣。

高山彥九郎傳一

賴 襄

第一段敘平素
爲人有奇節三
字胎胚全篇
厚曰饋希曰粥
胥音初小吏也
第二段敘其孝
于母即所以忠
于君

高山正之上野人也。字彥九郎。家世農。正之生而俊
異。喜讀書。略通大義。爲人白晳。精悍。眼光射人。聲如
鐘。有奇節。母死。廬於冢側三年。饋粥不給。骨立如枯
木。事聞。官欲旌之。其鄉俗喜博奕。健訟。素嫉正之所
爲。誣告於吏。繫之獄。獄胥食之。弗食。已而得出。卽辭

萬通偶同俊
第三段敘與武
人交意氣壓人
光格天皇天明
四年饑饉

家遊四方。求豪雋奇傑之士交之。江門人江上關龍
豐前人梁又七輩。最親善。天明四年。歲饑。所在盜起。
上野亦不靖。正之奮袂起曰。不可使吾鄉有此不良

贖以物贈行者
也。

板橋驛在武藏
國北豐島郡。



高山山子像

事欲往理之。辭於關龍。關
龍欲援之。正之不欲。贖以
衷甲。受之。獨行至板橋驛。
時已夜矣。有二男子在橋
上。相嚮臥。兩尻高而頭凹。
正之念。不蹋不可行。患之。已而曰。是官道也。彼塞之
無狀。蹋可蹋凹處而過。其人蹶起。竝呼曰。誰蹋吾頭。

第四段敘與文
士交喜忠孝義
烈

者拔刀連鋒追擊正之顧而睨曰喝其人辟易不敢
迫遂往未至其鄉過一旅店有喧嘩飲酒者則關龍
與又七帥徒殊途先往會事平會飲也呼正之同醉
俱還後官獲劇賊渠帥自語平昔未嘗遇難當漢嘗
在板橋要人行劫遇一眇小丈夫瞋目呵我憶之今
猶股栗也關龍善劍每謂正之曰子雖以氣服人不
熟武藝遇真英雄乃窮矣正之不服關龍罵曰彥九
無用男子能死斬我正之憤然欲拔刀關龍以手壓
刀櫛笑曰止焉正之啞啞終弗能拔也於是折節學
劍每夜自試至千遍乃寢正之又喜交文學士聞人

第五段敘尊王
賤顯出天性

說孝子義僕事雖遠輒往問之轉述之於人殷殷淚
隨聲墮談古今君臣順逆跡慷慨如己與同時關其
事少入平安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方人指示之即
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之行路聚觀怪笑不顧也遊
京郊過足利高氏墓數其罪惡大罵鞭之三百故平
時見人惡疾之如仇一權人專利中外愁怨而不敢
言正之與同志語攬涕曰噫公上百不知也今接故
紙爲幟樹山廟門外號召立可得千許人於誅豎子
何有聞者掩耳其後弊事悉革每聞一號令出喜形
於色

一權人斥田沼
意次
攬取也蓋手承
淚也

高山彦九郎傳二

一侯、斥松平定信、饋進食也。

第六段、敘不屈權貴。

正之游道極廣。公侯時招致之、不辭。嘗抵一侯與政路者、兩童子穿澣濯衣袴褶、饋食甚謹。侯指曰、是小

白皇統綿綿寶祚長久之序
之味くくてもいふ條足の踏
才と知るべ

高山山子書
兒輩欲長者教誨之、正之聞之、

逸巡。侯曰、勿然。雖余有闕失、願聞之也。正之拜曰、然則有所敢言。往年某處、民兄弟復父讎者、護送之、同囚徒。是等事、關風教、願加意焉。侯謝曰、一時指揮不

第七段、敘其自力之狀。

館主人久留米藩士森嘉膳也。

刺插刀也。

振拔也。

好在猶言自愛也。

到後當謹之。其爲世所重、而直己不阿如此。然正之在東不得意。西游至筑後、過一關。關吏呵止。正之歸館、自刺。館主人驚問故。不答。曰、吾館子、子自刃死、無他證、又不知其故。吏來檢尸、何辭答之。願勿殊以待。正之曰、諾。刺刀于腹、與劇談。至夜分、吏來秉燭檢之。又問故。不答。固問曰、狂發而已。乃振刀突入尺餘、即死。臨死、館主問所欲言。正之曰、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而已。正之既死、事傳三都。莫知其所以死。或曰、受關吏辱、慙憤死也。關龍曰、吾數罵人、試之、真欲斬我者。獨正之、渠已果於殺人。故亦果於自殺耳。又七聞之。

渠彼也。第八段借關龍又七口評其死以不了語結文情無限。先人曰亡父即賴春水也。正之一生以勤王終始至此點出南朝二句露一篇主意真是畫龍點睛之筆。

曰、否否、彥九蓋有所感於夢寐中爾。噫、渠雖夢猶能死者也。外史氏曰、予幼聞先人善語、彥九郎先人亦嘗數相逢、三都閒記其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南朝者、其好義、不無所自云。嘗與客語、及元弘帝逃伯耆、事爭其地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人識之、客不復能爭。其人確實類此。先人嘗欲爲之傳、不果。近讀或書正之事、疑爲不軌之民、冤矣。予故略敘所聞如此。

(一) 遇眞英雄乃窮矣。雖遠輒往問之。然則有所敢言乃。

握刀突入尺餘、即死。(二) 何有、何難之有。

進學喻

柴野邦彥

安永三年、東寺在京都、都名所、西山善峰寺、在小鹽山上、安置千手觀音木像、啓龕俗所謂開帳也。

差池、不齊貌、謂或先或後也。差音志。

三月二十二日、詰旦、輕裝取路、東寺南、暮春、天氣、風日和煦、加以西山、吉峰大士像、啓龕、都人士女、相將行、香輿者、騎者、步者、負者、抱者、絡繹載路。吾以獨行、心孤、漫與路人、問語相勞、乞火、吹烟、分菓、醫渴、行、相談、謔以自慰。但予以前途遼遠、心遽脚忙、不能與近郊遊人、差池逍遙、與一人言未了、又及前者語。如此數人之後、顧初與言者、既在數里之後、不復可辨眉目也。半日後、則山轉林蔽、杳不見影響也。吾思與嚮

校比也通較

數人舉足進步校之一步之間其所爭雖多不能以寸惟積數分之多漸進而先也初其數十百步之前後亦便旋佇立之頃猶可一蹶而及焉半日後非復一蹶之可庶幾矣如此而至乎十日之後則雖有輕車駿馬將無所可企望也我羸弱難於步而彼非皆老幼婦女也然而吾所以能漸先彼而進者何也此無他彼之所期在十數里之內矣故其心怠也吾之所期在數百里之外矣故其心勤也我於是曉學之方焉請諸君期於數百里之外而無忽一步之功也可

非皆老幼婦女皆非老幼婦女

格言三則

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荀子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禮記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老子

偶成

少年易老學難成

朱熹

一寸光陰不可輕

未覺池塘春草夢 階前梧葉已秋聲

をりくんに遊ぶ暇はある人の暇なしとて文讀まぬかな本居宣長

朱熹字元晦號晦庵宋大儒慶元六年卒年七十一所著有通鑑綱目朱子文集等數十種

廣瀨建字子基號淡窗豐後日田人安政二年卒年七十四所著有遠思樓詩鈔

板倉勝明字子赫號節山又甘雨上野安中藩主安政四年卒年四十九久留里侯土屋利直
岐巖幼者之峻茂卓異貌疑音玉盛岡侯南部利直

桂林莊雜詠示諸生

廣瀨建

休道他鄉多苦辛

同袍有友自相親

柴扉曉出霜如雪

君汲川流我拾薪

新井白石傳

板倉勝明

先生諱君美字在中號白石江戶人父正濟仕于久留里侯明曆丁酉侯邸火正濟從寄居于內藤政親柳原邸而先生生焉侯因呼之曰火兒天質岐嶷穎悟夙成三歲時能書大字侯愛其幼慧召置膝下一日盛岡侯來一見異之曰吾無嗣子請養以為子侯曰是侍臣之子非吾兒也曰必賜吾吾待其長當與

倣儻卓異而有
大志也倣同倣
閻羅閻魔大王
也

丘言猶謂丘里
之言也見莊子
則陽篇古者四
井爲邑四邑爲
丘五家爲鄰五
鄰爲里
顯音才アゴ俗
作肥非
尋八尺也

祿千石侯固辭比七歲父母携觀戲劇後語之於人
一無所遺忘正濟歎曰是兒非常將大興吾門矣及
十歲常給事侯側代書殆若老成云先生倣儻不羈
自負膽氣嘗慨然歎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爲
閻羅既而折節讀書都下富人河村瑞賢欲妻以女
且請以三千金所買地爲勤學資令其男說之先生
曰子亦聞丘言乎昔有小蛇在潭上人微傷其顯俄
而風雨晦暝忽失所在而有龍死於他山龍即嚮
所傷小蛇而其瘻幾一尋許也子翁今欲妻某是傷
小蛇也後來興家之日其瘻豈小哉遂不從於是家

桂林莊雜詠示諸生 新井白石傳

古河侯堀田正俊

滋貧而苦學不懈通經史百家久留里侯國除後仕於古河侯中歲始遊於順庵木下氏之門以該博見稱後有故致仕去之日止青錢三百米三斗而已隱居都下處貧晏如順庵欲薦先生於加賀侯適加人岡嶋仲通戚然語先生曰僕多年遠遊落魄而老母衰頹倚閭待僕每一念至百感攢心幸得君先容得釋褐本藩則吾願足矣先生以告順庵曰美也求仕何國之擇請舍美薦仲通順庵歎曰衰世人情日趨偷薄如卿實不易得也乃推仲通或謂先生曰子嘗仕除封之人且所師亦不遇之人假令學優恐無起

義 褐毛布賤者之服釋之著官服以為初仕宜之

顏回季路 文昭公德川家 宣謚號家宣時 在甲府藩邸

身之期須改所事而圖榮顯也先生笑而不答喻之再三先生曰凡人之所天者君父師三而已今吾既無君父獨有師也以師不遇而改所天則回路諸子豈從陳蔡之厄哉元祿六年文昭公在藩邸召為儒職待遇日渥每進講畢必賜坐使說國家遺事寶永元年公立為儲貳無幾召為侍講如藩邸之時六年公襲軍職賜祿五百石命為文學事無大小必召而諷之正德二年公薨而先生漸老無意當世迺杜門謝客日夜以典籍為樂先生著述三百餘種尤長詩有盛唐諸名家之風年六十九卒實享保十年五月

十九日也。(修刪)

新井白石為兒嬉戲常寫天下一三字人以為英物

自題肖像

新井君美

蒼顏如鐵鬢如銀

紫石稜稜電射人

五尺小身渾是膽

明時何用畫麒麟



中村正直

把耒而耕者、農夫之忠益於邦國也。製造貨物者、工人之忠益於邦國也。運物行遠者、商賈之忠益於邦

忠益說

紫石紫石英也。喻眼稜稜有稜角也。前漢宣帝時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畫霍光等十一人像於麒麟閣表其功。

心廣體胖語出大學言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也。胖裕也。浩然盛大流行貌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暖衣飽食孟子曰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老同大未共英國人。

國也。操練備非常者、步卒之忠益於邦國也。至公無私、興利除害者、居官者之忠益於邦國也。蓋人不問貴賤、苟能勉強其職事、則心廣體胖、浩然之氣生矣。而其利益必及於他人、加於邦國、不獨能安一家而已也。若夫暖衣飽食、無所事事、則終日昏昏嗜欲橫生、不獨不能忠益於他人、一生之間、徒耗損他人所力作之粒米布匹也。如此、則禽獸之不若矣。禽獸之肉、尚可用以充食。懶惰之人、成何用乎。老同二十歲時、題其記簿曰、余今二十歲、一生三分之一已過矣。然未有利益於邦人之事、是可恥也。大未二十歲時、

自題肖像 忠益說

題記簿曰、余不生於富饒之家、又不生於權勢之家、又不生於門閥之家。然余自期、一生之間、裨益於一世、裨益於朋友者、應不減於生此三者之家。老同為農學大家、大未為化學名家、皆著有用之書、利益天下後世、果能成其志。人生斯世、其可不思所以忠益於邦國乎。

李紳字公垂唐詩人。

憫農

李

紳

鋤禾日當午。

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飧。

粒粒皆辛苦。

蠶婦

無

名

氏

喰音孫夕食也。喰俗字。

昨日到城郭。

歸來淚滿巾。

遍身綺羅者。

不是養蠶人。

林子平傳一

齋

藤

馨

仙臺有奇士曰林子平。儻有大志。常見人之飽食

暖衣自安者。以為是遭變故。則不堪其用也。於是寒

素自給。雖糲糲糲食不厭。自視猶在兵陣間。性健步

好遊四方。靡遠弗至。行輒躡屐。如往來鄰里者。人不

知其行千里之遠也。所過風土之美惡。地勢之利害。

政刑民俗之得失。皆諳知之。尤注心於邊防。前是寓

藩醫工藤球卿家。球卿素有邊防之議。子平論與之

綺細綾也。アヤギ又羅。ウスモノ

故事也。變故謂變事也。

憫農 蠶婦 林子平傳一

鎮臺謂長崎奉行也。

朶音他動也。願音移訓オトガヒ朶願嚼也。欲食之貌。

合。於是從鎮臺再游長崎。接異邦人。咨詢海外諸國情狀。益知邊防之爲急。既東歸。遂著海國兵談若干卷。大意以爲西北諸蕃。概以奪地拓疆爲務。威力日強。必且朶頤於我。而彼長航海。洪波大濤。視如坦途。我環國皆海。近自日本橋。至鄂羅斯。阿蘭陀。同一水路。無有阻隔。彼欲來。卽來。而我拱手無備。亦已危矣。必也節國用。修兵備。瀕海要地。設臺置砲。數年而沿岸皆壘。儼然成一大長城矣。然後一旦



林子平像

有變。以逸待勞。庶可無患。而尤可慮者。我南北諸島。委而不顧。彼或據之。是異日之大患也。因著三國通覽。以論諸島之形勢。二書既上。梓海內未嘗知外寇之如此也。咸謂諸蕃之來。商舶耳。漁船耳。曷有他志。彼張皇無根之事。不過爲釣名計。幕議亦以爲然。命毀梓。且禁錮于仙臺。時寬政壬子五月十六日也。

林子平傳二

至是子平作六無歌。自號六無齋主人。實以寓逍遙自適之意焉。時輒爲子弟談兵。罵世之講兵主一家。曰。甲曰。越者曰。彼何適用。苟欲適用。不若讀古戰記。

林子平傳二

一一三

十干(幹)

甲元(甲)

巳庚辛壬癸

十二枝

子丑寅卯辰巳

午未申酉戌亥

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孫子語。三國通覽圖說一卷。三國斥朝鮮琉球蝦夷。梓音士。鏤文書於板也。上梓開板也。

張皇夸大也。

壬子寬政四年。

親もなし。妻なし。子なし。版木なし。金もなけれど。死にたくもなし。

由因由也

開音翰里門也

中山亞相中山
大納言愛親

三樣
大納言

錄而察其勝敗之由爲有得也。又見子弟之讀書者，
曰：讀書可也。然足迹遍天下者，然後讀書亦足以爲
用。卿輩足未嘗出里閭，何足爲用哉！歲嘗饑，爲藩老
佐藤伊賀著富國策，以爲東海多鯨，苟能捕之，亦足
以助國用。其他陳省費濟財之術，雖不行，識者知其
可用焉。同時高山正之蒲生秀實皆以奇士稱。然不
與子平合。初子平在京師謁中山亞相，亞相盛稱正
之慷慨論時事，涕隨言下。狀子平曰：彼有泣癡耳。今
時昇平，奚以泣爲？即可憂者，唯邊防而彼一泣外，計
無所出。公亦以彼爲善，不知一旦外寇之變，將坐待

措大書生也。言其能舉措大事也。

文化四年露西亞犯蝦夷

姪某林良伍

子平の事
秀實の事
田舎翁の事
後十餘年の事
賜赦の事
姪某の事

神風於萬一耶。秀實亦嘗訪子
平行裝甚野。子平一見罵曰：何
物措大鄙野。乃爾。秀實亦忿曰：
田舎翁之慢人，亦至此耶。不交
他語而去。子平既廢，閱歲歿。其
後十餘年，東陞果有鄂虜之變。
秀實服其先見，上閣老書曰：祭
子平之墓而謝其靈可也。及幕
議修邊防，蓋亦有取於其言。追
賜赦。姪某始封其墓。事在天保

壬寅天保十三年

壬寅距其死凡五十年。子平名友直，子平其字也。論曰：余在鄉常從，互理往齋游。往齋即受兵於子平者也。嘗爲余言曰：子平爲人磊落，而守己謹嚴，尤有可稱焉。子平自禁錮之後，幽居一室，人或謂之曰：子雖禁錮，事係幕議，非出本藩之意。且歲月已久，雖閒出游，莫或知者。何不出訪鄰里友朋，而自消遣也。子平曰：日月在天，人可欺也，天可欺哉。因作國歌以自述。至死未嘗隻步出戶庭。噫！子平之自守如此，豈特一奇士而已哉。

未嘗隻步出戶庭，未嘗一日廢讀書。

閒時時也。月と日の、かしこみなくば、折折は、人目の關も、踰ゆべきものを。

秀實作山陵志

角田簡

蒲生秀實、字君平、號修靜庵。氣宇雄豪、讀書不治章句。嘗聞古先帝王之山陵，或有荒廢者，欲告之當路，以圖修復，躬自歷視其地，參考古圖舊記，作山陵志書成，獻之京師及江都諸公用事者。有司嫌其論建非處士所宜，召詰之。君平乃引律文，誦故事以對。時人目君平以狂妄，殆將罹奇禍。適有知君平之爲人者，憫而救之，因獲免。

蒲生秀實、字君平、號修靜庵。氣宇雄豪、讀書不治章句。嘗聞古先帝王之山陵，或有荒廢者，欲告之當路，以圖修復，躬自歷視其地，參考古圖舊記，作山陵志書成，獻之京師及江都諸公用事者。有司嫌其論建非處士所宜，召詰之。君平乃引律文，誦故事以對。時人目君平以狂妄，殆將罹奇禍。適有知君平之爲人者，憫而救之，因獲免。

士規七則

吉田矩方

披緋册子，嘉言如林，躍躍迫人。顧人不讀，即讀不行。

吉田矩方字義卿號松陰又二

林子平傳二

秀實作山陵志

士規七則

二七

士 官史 武士 使へん使へ

十一回猛士長門藩士安政六年卒年三十

詎音耳何也

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宇內猶天下也

論語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飾也

苟讀而行之則雖千萬世不可得盡噫復何言雖然有所知矣不能不言人之至情也古人言諸古今我言諸今亦詎傷焉作士規七則

- 一、凡生為人宜知人所以異於禽獸蓋人有五倫而君臣父子為最大故人之所以為人忠孝為本
- 一、凡生皇國宜知吾所以尊於宇內蓋皇朝萬葉一統邦國士夫世襲祿位人君養民以續祖業臣民忠君以繼父志君臣一體忠孝一致唯吾國為然
- 一、士道莫大於義義因勇行勇因義長
- 一、士行以質實不欺為要以巧詐文過為恥光明正大皆由是出

尙上也上友古人也

- 一、人不通古今不師聖賢則鄙夫耳讀書尙友君子之事也
- 一、成德達材師恩友益居多焉故君子慎交遊



三舍出處分諸葛已矣夫一身入洛可實危身在我心師高而無素立名在仰曾進可遂之釋難才讀書無功可操學三十年誠賊失計可挫氣士一而人識狂頑兮柳堂衆不容身許家國兮死生吾久爾至誠不勉兮自古未之有人宜立志兮重頭敬進倍

乙未五月君有開左之志時著既深復難難願余因以承故君諸友謀使浦無窮君像君自贊之願無窮如君者宜時可尊觀而已哉況君之自贊才備友其深敬之身仰禮市以幅乃有呈也

二十一回猛士齋家標茶書

會子曰士不可
以不弘毅任重
而道遠仁以為
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
遠乎

成人猶全人也

木
コ
古

高望王桓武帝
皇子葛原親王
之孫賜姓平氏

一、死而後已四字、言簡而義廣。堅忍果決、確乎不可
拔者、舍是無術也。
右士規七則、約為三端。曰立志、以為萬事之源。擇交
以輔仁義之行。讀書、以稽聖賢之訓。士苟有得於此、
亦可以為成人矣。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論語

贈正四位佐久間象山先生碑

重野安繹

象山先生、諱啓、字子明、通稱修理、姓平氏、其先出自
高望王、居安房佐久間莊。因氏焉。元龜、天正、開、玄蕃

象山、在信濃松
代

英龍通稱太郎
左衛門世為
山邑幸安政二
年卒年五十五

允盛政、以武著。元祿中、有備中守諱某者、受封信濃
飯田、尋遷長沼城、坐事國除。子孫仕松代、真田侯。祖
諱國正、稱彥右衛門、考諱國善、稱一學。先生為人、雋
異、眼光四射、望而知其為偉丈夫。其學主經濟有用、
然緒餘溢為詞藻、為書畫、莫不逸品。曾讀易象山之
麓、故自號以象山。壯歲遊江戶、入昌平、饗從一齋、佐
藤氏質其說。學已通、旁修洋書、尤好兵法大略。就江
川英龍于伊豆、葦山、受西洋砲術。著砲卦一篇、以擬
易象、闢發其祕蘊。謂國家昌平二百餘年、士皆不知
外事。異時海警俄起、孰能審彼我形勢者。於是益講

癸丑嘉永六年

甲寅安政元年

部署分部署置使各效職也

蘭學著皇國同文鑑增訂和蘭語彙二編藩主幸貫
 君任幕府閣老專掌防海事務先生獻策進鎔解銅
 佛梵鐘鑄造大小銃砲之說嘉永癸丑米使來浦賀
 乞互市幕議依違物論洶洶先生又條陳十策併建
 白造戰艦之議安政甲寅米使再來申前請幕府將
 開港於下田先生曰彼地天險不便策應不若開橫
 濱之爲便也幕府遂延見米使於橫濱令松代小倉
 二藩護衛其沿岸先生與藩老望月貫恕俱部署其
 兵指揮有法外人嗟歎而去當是時先生聲望動朝
 野四方名士爭就論時務而長藩士吉田義卿尤悅

象山送松陰詩
 之子有靈骨久
 厭整翬振衣
 萬里道心事未
 語人雖則未語
 人村度或有因
 送行出郭門孤
 鶴橫秋旻環海
 何茫茫五洲自
 爲鄰周流究形
 勢一見超百聞
 知者貴投機歸
 來須及辰不立
 非常功身後誰
 能寶

其說將躬探海外動靜告別先生事覺下獄辭連先
 生先生坐之獲罪幽囚數年會朝議以國是諮詢幕
 府及諸藩藩主命先生草意見既而幕府免其罪以
 將軍家茂公旨召先生於京師將行衆交危其行先
 生慨然曰諸子愛吾乎抑愛國家乎苟愛國家何爲
 沮吾行衆泫然而別是歲七月先生遂遭刺客於京
 師卒年五十有四嗚呼先生一介士夫而以身繫乎
 天下之安危公論讜議指陳利弊無所忌憚世方唱
 鎖港攘夷而先生獨說開國交通終以此買奇禍痛
 可勝言哉然曾不幾時國家中興以致今日之盛是

庚寅明治三十二年

羽倉簡堂名用九字士乾仕幕府爲代官。默霖俗姓宇都宮氏名雄綱安藝人慷慨有氣節締交志士明治三十年寂。

果誰之功也。歲庚寅先生門人故舊募資鏤一大石碑將置諸橫濱伊勢山蓋以先生一生持開國之論而橫濱開港先生實發其議也。來徵文於予予嘗識先生於羽倉簡堂翁所翁殊奇先生常延接聽其議論。余年二十四五時參其座有僧默霖者作詩贈翁。有云大兒佐久間小兒重野余之謏劣雖不敢肩隨先生而同游於耆宿之門投合亦非一



象山先生像

余年二十以後乃知匹夫有繫一國之計以波乃知有源天下四在後乃知有繫五世界

象山先生著



日也故不辭其請略敘梗概如此。先生之議論文章赫赫在人耳目。今不復費喋喋特揭其大者。先生自贊語云「余年二十以後則知匹夫有繫乎一國三十以後則知有繫乎天下四十以後則知有繫乎五世界」此可以概先生矣。

(一) 洵洵赫赫喋喋慨然泫然 (二) 不敢肩隨先生敢不奉命

君子有五樂

佐久間 啓

君子有五樂。而富貴不與焉。一門知禮義骨肉無豐隙一樂也。取予不苟廉潔自養內不愧於妻孥外不

聲音勤瑕隙也

君子有五樂而富貴不與焉。此可以概先生矣。先生之言於京師。萬幾其干公論。嗚呼先生不士夫。狂發而已。有高山正之上野人也。彼宴之無狀。

贈正四位佐久間象山先生碑 君子有五樂

三五

作音昨，慚也。顏色變也。聖學聖人之學也。謂儒學。夷平也。

該音亥，兼也。

恬嬉恬，音點，安也。嬉遊也。

高島秋帆，稱四郎大夫，長崎人。仕德川幕府，教授砲術，慶應二年卒。年六十九。

怍於衆民，二樂也。講明聖學，心識大道，隨時安義，處險如夷，三樂也。生乎西人啓理窟之後，而知古聖賢所未嘗識之理，四樂也。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精粗不遺，表裏兼該，因以澤民物，報國恩，五樂也。

反射鑪

三島毅

反射鑪何。鎔銅鐵，鑄大砲也。創製之者誰。坦庵江川先生也。先生方幕府恬嬉之世，夙察外國競富強，遂窺我邊海，建議曰：國防有三要焉。鑄砲一也。築城二也。造船三也。因學砲術於高島秋帆，又傭蘭學生讀兵書，研精操法。於是江川兵式喧傳天下。幕府列藩

葦山在伊豆田方郡。天保仁孝天皇年號。

諸士就學者，不下四千人。若近世名士佐久間象山、橋本左內、木戶孝允、黑田清隆、大山巖、大鳥圭介等，皆在其中。既而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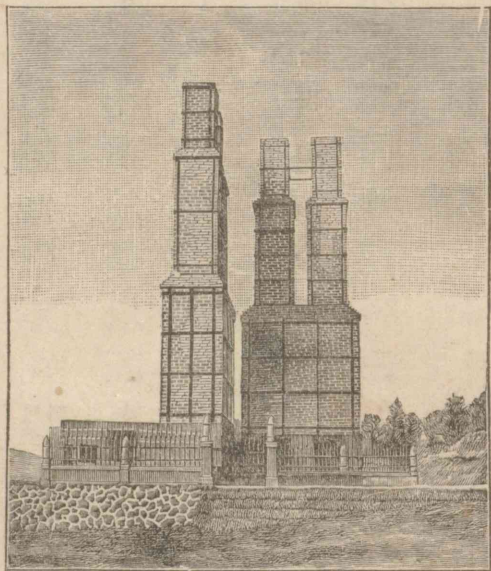


圖 鑪 射 反

幕命製此鑪，築品川砲臺，造小形洋船。三要纔就，緒身亡。而反射鑪遺蹟，今猶存葦山鳴瀧。

山中。蓋鑪之製造，始于天保年中，辛勤經營，至嘉永六年而成。其精緻堅牢，比之歐洲古鑪，無甚遜色云。

反射鑪

三七

醜合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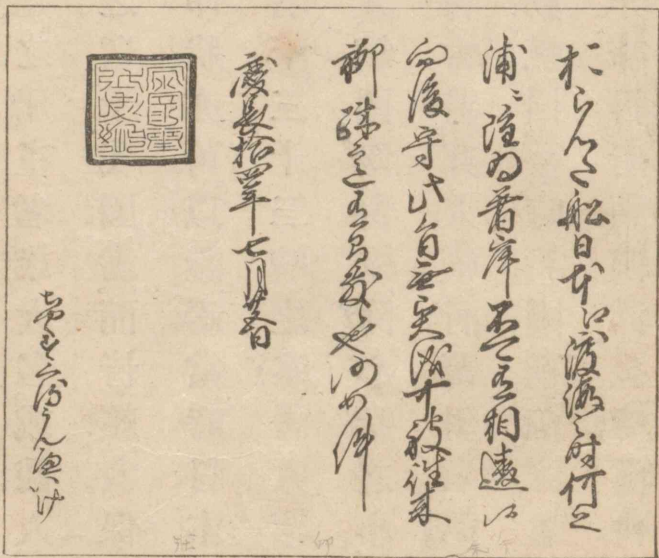
安政文久閒大砲成於此鑪者不可枚舉。後移其模
型於江戶。明治初更擴張之。砲兵工廠是也。清露二
大役鑄造銃砲彈丸以炳耀皇武於宇內者實起因
於葦山遺鑪。是以陸軍大臣寺內正毅惜其久埋沒
于寒烟荒草之間修理之用露役所獲小銃爲柵以
圖不朽。鄉人大喜。釀金購其近傍之地拓公園植花
木以爲內外觀客遊憩之處。

航海朱印船

重野安繹

德川家康嘗定航海商船朱印狀以檢束我國海賊。
當時邦人卓犖不羈進取之氣轉歸于航海商業。其

趨勢之旺盛殆掌握東洋商權有凌歐洲諸國之概。



朱印狀

九年。至元和二年。其閒僅十三年耳。而商船之受朱

印狀者、既及百九十八艘。此皆每年渡航海外者。而爲之船主者、或大名、或商人、或寄寓海外者、與外人之留于我國者、而皆賴我保護也。如呂宋人某受朱印狀、亦可以證焉。當時日本商船之渡航西洋諸國者、至三十三艘之多。吾人寧無曠世之感乎。今我國人鎖國、餘習未除、心膽之小、與眼孔之窄、殆有不勝言。古昔邦人橫行萬里者、昭昭如此。而猶且不信之。動輒曰、當時我國稱西洋者、泛稱安南暹羅諸國。而非今日所謂西洋也。然當代雜記云、京都桔梗屋道圓之船、渡航南島地方、在呂宋國西晉州。而偶逢英吉利船之奪掠黑船、貿易得大利。於是大阪商船多向其地、而無復得還者。或稱遭暴風漂沒、或稱爲海賊所害。當時我商人活潑進取如此。晉州者、蓋今新嘉坡也。且葡萄牙領印度副主某、贈書德川政府、請止日本商人渡航。則其航海區域、既及印度洋者、可知也。其遂迂回亞非利加、以至西洋諸國者、亦何足怪哉。前此豐後領主等、發送使者於西洋諸國、至是已二三十年。當時邦人之卓犖不羈、豈無試一航者哉。若無之、反可足怪焉耳。

山田長政傳一

齋藤正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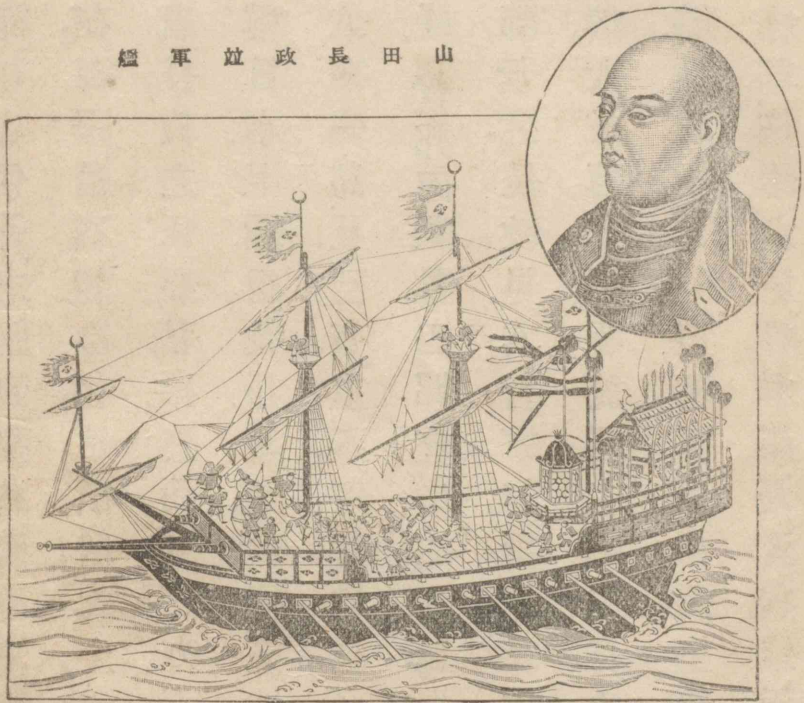
經商行商也。今所謂貿易商也。

暹羅國在南天竺。周廻萬里，物豐人繁，號為善國。而我山田長政霸於此。云長政字仁左衛門，或曰伊勢，祠官之隸。或曰尾張人，自稱織田右府之孫。少而礪落有大志，不事商販作業，好談兵，雄傑自喜，流落寓於駿府。元和初，天下始定，士之求仕者皆干侯伯。長政弗屑曰：此閒無立功名處。唯游海外，或可以展吾志耳。時下海無禁，府有經商二人曰瀧、曰太田，將航海貿易臺灣。艤舟於大阪，長政請附乘之。二人弗許。長政乃先到大阪，求二人之舟，入而匿焉。既而二人至，揚帆而發。長政乃從艙閒出，申前請。二人大驚，不

六昆在今馬來半島中部。

能如之何。許之。既到臺灣，商事畢，將俱還。長政曰：某在鄉國，殆不能自存。姑欲留此土，覓喫飯處。二人方患長政之狂，心私喜，委而去之。方此之時，支那姦民稱日本甲螺，誘我邦邊民，占據臺地。長政通覽地方，叢爾一島，且已有主，不可有為也。又附蠻舶，西游暹羅。會邦內騷亂，四鄰交侵，而六昆最強。暹羅國主出師禦之。長政見其行軍無紀律，私言其必敗。既而果然。人或傳其語，聞於國主，國主奇之，召見長政，詢方略。長政指畫陳策，鑿鑿可用。國主大喜，擢長政為上將軍，往禦六昆。時本邦人流寓暹羅者衆，長政糾合

山田長政軍艦



數百人，雜以土
 兵，亡慮萬餘人，
 皆爲日本裝，聲
 言日本援兵大
 至。六昆軍沮，因
 縱兵奮擊，破之。
 六昆王憤甚，傾
 國來寇。兵數十
 萬。長政曰：「敵衆
 強盛，難與爭鋒。」

火鎗銃也

唯以謀撓之，破之易易耳。乃分軍爲三，一伏山陰，一
 艤海澄。長政親率其一，出於海陸之間，進挑戰。兵既
 交，伴敗走。六昆兵追之，將及，號砲俄發，海陸二軍，吶
 喊齊進，火鎗亂發。長政視機，反之，衷敵軍，前後擊之，
 大破六昆兵，殺數萬人。遂追北，長驅入其都，擒六昆
 王，以歸。威震遠近，四鄰爭送款於暹羅。於是國主大
 賞長政，妻以其女，封六昆及匹皮留之地，號曰唵普
 良。唵普良，蓋諸侯王之謂也。

山田長政傳二

久之，國主年既高，頗倦勤，使長政攝行國事。於是唵

普良之名，噪於印度諸國。而本邦地隔遠，未聞知也。數歲，瀧太田復貿易海外，行到暹羅。既入其界，迺勞之使沓至，相迎入館。少焉，有吏來戒，王召見二人。二人初不知其故，心頗疑懼。且從吏入見，王冠服，在交椅上。金珠粲目，儀衛甚盛。二人俯伏膝行，不敢仰視。及退，就館飲食供御，如待貴客者。意益不安。既夜，復有更傳呼至，曰：「王來。」二人驚出迎。王便服入坐，笑拍二人之肩，曰：「故人無恙。」二人愕眙仰視，乃長政也。長政自備說其發跡之由。二人叩頭謝曰：「鄙人愚蒙，嘗相從於塵埃中，無禮獲罪多矣。不意大王能自致於

詩小雅維桑維梓必恭敬止言桑梓父母所植故加恭敬也因為故鄉之義

寬永明正天皇年號

寥廓之上也。長政曰：「予之有今日，實由二子之賜。抑人有德於我，可不報哉？」既罷，厚賜遣之。本邦商旅聞之多，游暹羅。長政皆善遇之。長政雖富貴，而常懷桑梓，不置。每臨戰，遙禱於駿府淺間之神，軍輒勝。至是命工摹繪當時戰鬪之狀，為扁，附商舶獻於淺間廟，以報賽焉。又屢牒執政，納方物於幕府，不失恭順之意。頃之，國主殂，世子代立。長政退就封。先是國主之妃，與其近臣謀除國主，畏長政而不發。及長政去，遂弑之。長政聞之，則謀興兵討之。二姦大懼，募人潛往毒之。長政死時，寬永十年也。長政無子，有一女，名阿

因勇武有父風親將其衆欲復父讎屢敗暹羅之兵。通國震恐盡發屬國之兵來戰衆寡不敵阿因遂敗亡其下逃歸於本邦長政之弟某在江戶聞長政獲志欲往從之適有人傳長政死乃止。

(一) 礮落磊落 占據占領 流寓寄寓 送款通款 膝行
匍匐 通國舉國 (二) 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後漢書

吳越興亡

十八史略

吳姬姓太伯仲雍之所封也。至壽夢始稱王。壽夢四子幼曰季札。札賢欲使三子相繼立以及札。札義不可封。延陵號曰延陵季子。聘上國過徐。徐君愛其寶

十八史略七卷
元會先之撰鈔
節史記漢書以
下十八史成是
書故名
四子諸樊餘蔡
餘昧季札

諸侯使大夫問
於諸侯曰聘
員音云

郢楚都今湖北
荆州府江陵縣

而汝也

夫椒山在今江
蘇省蘇州府西
南太湖中
會稽山在紹興
府東南

仰瞻仰頭而嘗
膽也

劍季子心知之使還徐君已沒遂解劍懸其墓而去。壽夢後四君而至闔廬舉伍員謀國事員字子胥楚人伍奢之子奢誅而奔吳以吳兵入郢吳伐越闔廬傷而死子夫差立子胥復事之夫差志復讎朝夕臥薪中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邪。周敬王二十六年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句踐以餘兵棲會稽山請身為臣妻為妾子胥言不可太宰伯嚭受越賂說夫差赦越句踐反國懸膽於坐坐臥即仰膽嘗之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舉國政屬大夫種而與范蠡治兵事謀吳太宰嚭譖子胥恥謀不用怨望夫

吳越興亡

臥薪嘗膽

四九

屬鏃劍名。
材棺材知吳必
亡欲以為棺材
也左傳材也下
有吳其亡乎句
鴟夷馬革囊也
生聚言生民聚
財也

慎買面衣也以
帛爲之方尺二
寸四角有繫於
後結之

舟行水曰浮

差乃賜子胥屬鏃之劍。子胥告其家人曰：「必樹吾墓
檟。檟可材也。抉吾目懸東門以觀越兵之滅吳也。」乃
自剄。夫差取其尸，盛以鴟夷，投之江。吳人憐之，立祠
江上，命曰胥山。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周元王四年，
越伐吳。吳三戰三北。夫差上姑蘇，亦請成於越。范蠡
不可。夫差曰：「吾無以見子胥。」爲幘冒，乃死。越既滅吳，
范蠡去之。遺大夫種書曰：「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
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或讒
種且作亂，賜劍死。范蠡裝其輕寶珠玉，與私從乘舟
江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

勿天宮台踐
非世記
非世記

四位以下
着以役ノ下
住ノ者ノ道也

陶今山東省定
陶縣
符音字，牝也
猗氏今山西省
蒲州府猗氏縣

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喟然曰：「居家致千金，
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
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閒行，止於陶。自謂陶朱公。貲累
鉅萬。魯人猗頓往問術焉。蠡曰：「畜五牝，乃大畜牛羊，
於猗氏。十年閒，富擬王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猗
頓。

朝夕臥薪中，臥薪，仰瞻嘗之，嘗膽。陶朱猗頓，陶猗

朱頓

越中懷古

李

白

越王句踐破吳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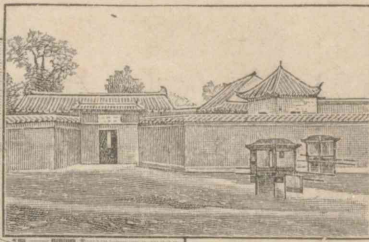
義士還家盡錦衣

吳越興亡 越中懷古

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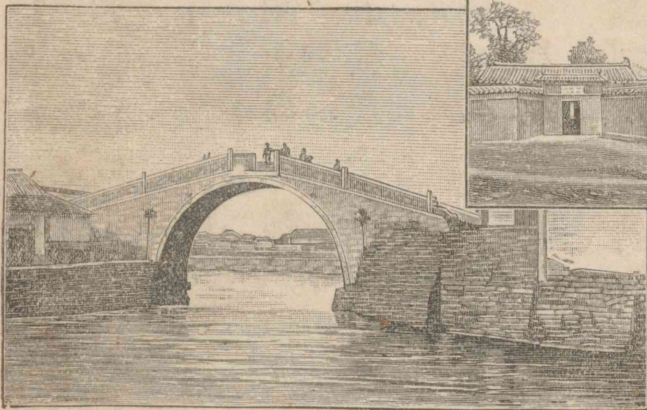
鷓鴣ニシテシイカガニ小類斑鳩
臆前有白圓點
文多產越地一
名越雉
蘇臺姑蘇臺也
在蘇州吳縣
李白字太白號
青蓮唐詩人與
杜甫並稱寶應
元年卒年六十
二

張繼字懿孫唐
天寶十二年進
士



寒山寺

楓橋



宮女如花滿春殿
只今惟有鷓鴣飛

姑蘇臺覽古 李白

舊苑荒臺楊柳新

菱歌清唱不勝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

曾照吳王宮裏人

楓橋夜泊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齊威王用賢

夜半鐘聲到客船
十八史略

19
3
57

颶 震高田汗邪
低田也言高下
皆熟滿載而歸
也寔音樓
穰 豐貌
二十四兩曰緡
辟同闢

齊威王立初不治。諸侯皆來伐。八年楚大發兵加齊。
齊使淳于髡請救于趙。齋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
大笑。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臣見道傍有禳田者，操
一豚蹄，酒一壺，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王乃
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乃行。時齊國幾
不振。王乃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
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

蘇臺覽古 楓橋夜泊 齊威王用賢



方寧。是子不事
吾左右以求助
也。封之萬家。召
阿大夫。語之曰
「自子之守阿。譽
言日至。吾使人
視阿。田野不辟。
人民貧餒。趙攻
鄆。子不救。衛取
薛陵。子不知。是

田同政。

盼同盼。

燕在齊北。趙在齊西。燕趙之人畏齊。伐故各祭齊門以求福。

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與嘗譽者。羣臣皆懼。莫敢飾詐。齊大治。諸侯不敢復致兵。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惠王曰：「齊有寶乎？」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有盼子者。使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有種首者。使備盜賊。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齊威王用賢

五五

豫讓國士

十八史略

鄂謬同審也
 簡冊也
 識音志記也
 晉陽屬太原
 繭絲謂浚民之膏血如抽繭之緒不盡則不已保障謂厚民之生如築堡以自障也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死簡子每聽朝不悅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也簡子長子曰伯魯幼曰無恤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懷中而奏之於是立無恤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以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必以晉陽為歸簡子卒無恤立是為襄子知伯求地於韓魏皆與之

高二尺為一版三版即六尺也
 龜蛙同
 飲器酒器也每賓客設之示恨深也
 匕首短劍也
 廁音史圖也
 質音極身也
 舍釋也
 厲同癘

求於趙不與率韓魏之甲以攻趙襄子出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襄子陰與韓約共敗知伯滅知氏而分其地襄子漆知伯之頭以為飲器知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讓問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之子不為報讎反委質於知伯知伯死子獨何為報仇之深也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知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義士也舍之謹避而已讓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

晉三卿趙氏爲長故稱趙孟

識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不可既委質爲臣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爲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馬驚索之得讓遂殺之

狗說

賴

襄

繡音秀刺繡也
躑音啟躑音直
躑躅行不進也

狗之爲畜善記其主主之畜狗食不必梁肉衣不必文繡時投與骨置之門牆之外使守夜而已而主來自外則搖尾迎之雖昏黑未嘗失也他人或牽而去遠數十里啗以美肉而狗悲號躑躅不自安焉自求

黃音滯豕也

視比也

其道而歸望其舊主之門則喜躍而入嗚呼人之不知義者謂之狗彘以相罵辱也夫朝飽新田氏之祿而暮候足利氏之幕者使狗聞知之肯食其餘邪或者較其主之恩曰彼衆人遇我此國士遇我我報各視之爾然如狗則未嘗曰彼衆狗遇我此國狗遇我也

蘇秦約諸侯

十八史略

秦人恐喝諸侯求割地有洛陽人蘇秦者游說秦惠王不用乃往說燕文侯與趙從親燕資之以至趙說肅侯曰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并力西向秦必破矣爲

資給路費也

六國齊楚韓趙魏燕雞口牛後喻寧為小國之君無為大國之臣

季子秦字

負郭近城之地

大王計莫若六國從親以擯秦。肅侯大悅資之以約。諸侯蘇秦以鄙諺說諸侯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於是六國從合。蘇秦者師鬼谷先生。初出游困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至是為從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既定從約歸趙。肅侯封為武安君。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 文選

題長安主人壁

張

謂

世人結交須黃金

黃金不多交不深

縱令然諾暫相許

終是悠悠行路心

格言一則

論

語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述而篇

鬻蕎麵者傳

中井積德

城西沙場有鬻蕎麵者曰泉氏善售。蓄婢僮數十百人。袒而磨者巾而篩者澆者棍者縷者淪者陳器者

食動

飯食之也 疏食 麴飯也 食音嗣

張謂字正言唐天寶進士

中井積德號履軒以經學文章著文化十四年卒年八十六城西大阪城西也

以上第一段敘
泉氏善售

置漿者待客者日出而作夜闌而後息吾聞蕎麵價
之廉者雖善餒者不耐百錢少者其六之一而飽然
而泉氏收錢日數十百緡可謂善售矣其北街亦有
鬻焉者亦曰泉氏諸沽乎南泉氏者過其門而弗顧
久之將更業南泉氏聞之踵門而訊曰我與汝同業
乎是兄弟也今汝以不售廢業不可也我且貸于汝
北泉氏謝曰雖能貸之而不售也恐不繼南泉氏曰
我能使汝售焉還命輸之錢夜則戍而收鋪有叩戶
求沽者輒曰戍之後沽乎北泉氏亦猶我也於是諸
沽乎南泉氏者戍之後皆之乎北泉氏由是北泉氏

以上第二段先
敘北泉氏不售
次敘因南泉氏
厚情至亦善售

以上第三段先
稱揚泉氏能推
兄弟之愛更推
開一層戒世士
大夫之不獨無
兄弟之情卻有
相嫉視者

不售於晝而售於夜亦富鄉鄰之聞者咸曰善哉然
而南泉氏益售卒大富嗚呼泉氏市井賤人耳然能
推兄弟之愛者又類乎己欲達而達人者其致富蓋
有以也今夫仕之駢肩於朝共祿於國者獨不有兄
弟之親耶至其同職聯事益近而益相嫉曾寇讎之
不若者能無愧於泉氏耶吾聞泉氏多異行者此其
異之一

燕昭王招賢者

十八史略

燕易王噲立十年以國讓其相子之南面行王事而
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大亂齊伐燕取之醢子之而

顧反也

獨善齋者傳 燕昭王招賢者

六三

弔死弔戰死者也。問生問其生存者也。諸侯居喪自稱曰孤。

涓人主潔清洒掃之事。蓋王之親近左右也。

臨淄齊都也。

殺噲。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弔死問生。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買死馬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任國政。已而使毅伐齊。入臨淄。齊王出走。毅乘勝。六月之間。下齊。

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昭王卒。惠王立。惠王為太子。已不快於毅。田單乃縱反。聞曰：「毅與新王有隙。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果疑毅。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奔趙。田單遂得破燕。復齊城。

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樂毅

靜古館記

林長孺

佐嘉毅堂古賀先生新築館於其鄉金毘羅山。名之曰靜古。蓋取山靜如太古之句也。頃使其鄉人永山德夫命長孺為之記。而長孺未嘗履其地。奚能得而

佐嘉即佐賀也。古賀。齋字溥卿。號毅堂。佐賀藩儒臣。天保七年卒。年五十九。宋唐庚詩。山靜。

燕昭王招賢者 靜古館記



似太古日長如
小年

宋劉克莊詩簾
外蒼榕六月秋

記之哉。雖然先生既名之以靜古，則其山之勝景，可想而得焉也。因問德夫曰：「山有花乎？」曰：「有焉。」曰：「有竹乎？」曰：「有焉。」曰：「有溪乎？」曰：「有焉。」曰：「有花，則二三月之候，風香雨紅乎？」曰：「然。」曰：「有竹，則流翠欲滴，清涼可掬，所謂六月秋者乎？」曰：「然。」曰：「有溪，則水落石出，苔碧沙明，扁舟繫灣，小橋截綠，雪於奇而月於勝乎？」曰：「然。」曰：「人之住此山者幾多？」曰：「無幾也。」曰：「徑此山而往來者幾多？」曰：「無幾也。」然則鳥啼雲繞，泉響磬答，而伐木丁丁，聞乎數里之外者有焉乎？」曰：「然。」余乃歎曰：「宜哉！先生之以靜古名此館哉。天下苟有花紅竹涼溪清之地，則子女遊賞趾相錯也。此山獨寂寞如此，可謂靜矣。而先生在，此讀古書，臨古帖，慕古人，行古道，無往而不古焉。則可謂古矣。夫靜而古，靜古之名，良不誣也。因書德夫所以語余者，為記質之先生。」

賞趾相錯也。此山獨寂寞如此，可謂靜矣。而先生在，此讀古書，臨古帖，慕古人，行古道，無往而不古焉。則可謂古矣。夫靜而古，靜古之名，良不誣也。因書德夫所以語余者，為記質之先生。

- (一) 風香雨紅 水落石出 苔碧沙明 鳥啼雲繞 泉響磬答
- (二) 雨餘千疊暮山綠 花落一溪春水香 陸游

倒裝句例

奇於雪而勝於月乎。 雪於奇而月於勝乎。
 其有幾與。 其與有幾。
 其幾何與。 其與幾何。 左傳

與與

色謂變顏色也。居諸語助也。後世據此詩語以居諸爲日月之義。

文政、仁孝天皇朝年號。上野城在伊賀天子常清道而後啓行故國亂外奔曰蒙塵。子夜今夜半十二時。以上第一段敘撫封故事及山之位置以爲提綱。以上第二段記路次。

均服或服也。

奔走於衣食。 衣・食於奔走。 韓文
怒於室，色於市。 室於怒，市於色。 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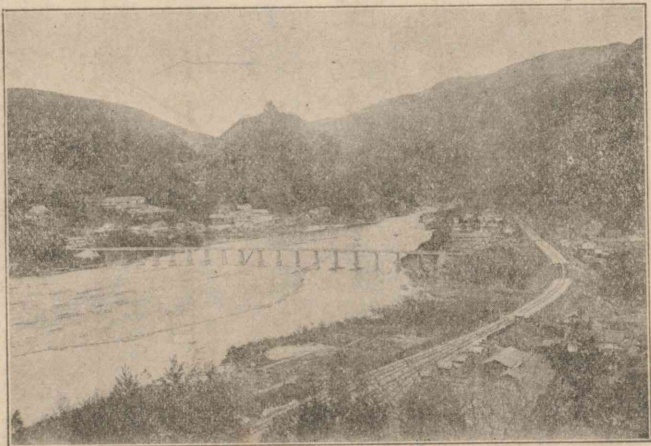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 詩經

陪游笠置山記一

齋藤正謙

文政十年九月，我公撫封移鎮上野城。因巡上笠置山，修故事也。山屬城州，爲後醍醐帝蒙塵處。今係我藩封域。在上野城西五里。十五日子夜，駕出城門，雙戟啓行，沿路燃炬如晝。臣謙承乏侍讀，得載筆從。比明，老幼夾途觀，欣欣然。十六日食時，達笠置邑屋稠密，夾木津川，入館傳飧而出。公更獵服布鞞芒鞋步

行。羣下均服從之。山在南岸，臨水曲折如屏。渡川就之，繞從西北隅盤迴而上。山高十町而已。太平記爲十八町者，誤。入憩福壽院。



笠置山圖

此行謙囑圖書局齋太平記，乃取之爲公讀笠置條。曰：參河人足助二郎重範守城門，以勁弓長箭射殲賊將二人。此爲嚮所過阪上雙石對峙處。今仍稱爲第一城門是也。曰及賊逼

陣城上女牆也

陣、寧樂般若寺僧兵累以巨石投賊。賊人馬壘粉，因自敗潰，積屍填谷。此亦在城門外，其傍今呼為地獄谷。可以相證。至賊將陶山藤三小見山二郎，聞道襲行在，曰：此為山之東北也。公乃從左右出院。門側有懸鐘，形甚古雅，係建久年製，有銘文數十字，字皆適勁。過護法祠，左折有一大石，頽然橫崖上，曰藥師石。其西有彌勒石，皆高十丈許，闊稱之。其右高及其半者，為文珠石。舊各鑿佛像，罹災滅，彌勒獨存。頭上圓光、文珠漫剝，僅存痕跡。右折過佛殿下而北，有胎藏金剛二石，皆高四丈許，曲折相連，其下開裂丈餘，欲

建久後鳥羽天皇朝年號

然成窟，窺之深黑。其右隨金剛東面者，鑿虛空藏石，高闊略等。二石佛身專之，鐫刻分明，尤為奇偉。此皆僧侶黠者所設。當時不能護王法，伏賊魔，真不靈頑物耳。

陪游笠置山記二

又北數十步，得石門。門石長六丈餘，兩傍盤石疊起承之。其下空闊，可數人竝行。左傍一小洞，入數十步，得一竇，纔出如兒離母體，呼曰胎內竇。此間怪巖爭立，古木蒼鬱，使人凜然。纔出石門，豁然山水可瞰。過大鼓石，叩之瑟瑟鳴。其下曰觀音谷，實為賊所涉。閒

路謙爲公指東北一村曰此爲飛鳥路村係柳生氏之封當時其民實導賊將經此襲陷行營本邑之民醜之至今五百餘年不通婚嫁言及之唾罵臣嘗質之士人且問曰今尙然耶其人噴目扼腕曰萬劫如是爾臣以此知民心之好義出於天性也昔者先君祐信公來觀嘉之稱爲義鄉親製古風一篇爲公誦之公竦聽者久之又西數百步有不動巖巖半垂在崖下而平等巖在其背公欲往觀之侍臣止之遣數人攀巖肩匍匐而行峻險難措足號爲蟻徑過徑卽平等巖巖坦平廣袤數丈下臨絕壑巖上有一圓石

高及人頷可重數千斤以手撼之則兀兀動搖而終不可轉也號爲搖巖遂從登行在舊址爲中峰最高處帝之夢楠公楠公之上謁陳策蓋皆在此今唯見老樹鬱蔥榛莽蕪穢耳爲之慨然穿林而西得坪吏預設幄亭休歇焉崖上有一石呼爲吹螺巖道官軍鳴海螺處下山來時所駕樓船在焉藩祖高山公從伐大阪時所用泝上流數町遠山麓怪巖錯出老木紅黃相閒命土民習舟者撒網獲鯉數十頭獻焉日下春還館命烹鯉賜宴歸入城門夜正三鼓此山在封域中尤爲名勝故督學臣津阪孝綽既有記詳之

以上第三段詳記山中古迹奇勝
高山公藤堂高虎也

三鼓同三更以上第四段記歸途
津阪孝綽號東陽爲津藩督學

以上第五段敘所以作記以收拾全篇孟子曰一游一豫爲諸侯度豫悅樂也

草場韞字棟芳號佩川佐賀人慶應三年卒年

此行所遇既殊不可不致重錄以備參考謹按太平記當時官軍護行在者三千餘人皆伊賀伊勢之兵也今我公撫二伊而有之今日所從士數百人其中必多義軍之裔且行在之受圍在元弘元年九月此行正值其時追撫往事感念殊深夫爲人臣子者常則勤恪變則仗義授命無古今之異謙職辱風教從游豫飽飲食而徒然無述焉臣所懼也因謹記如此

欣欣然凜然歆然豁然慨然徒然

山行示同志

草場韞

修訓

八十一 羊腸喻阪路屈曲險峻

杜牧字牧之號樊川中唐詩人大中六年卒年五十所著有樊川詩文集

路入羊腸滑石苔 風從鞋底掃雲迴 登山恰似書生業 一步步高光景開

山行

杜牧

遠上寒山石徑斜 白雲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於二月花

山房觀楓記

齋藤正謙

杜樊川山行詩膾炙人口久矣予亦自少誦之頗知其佳今山房之游親涉實境始得知其妙既還衆客交來詢勝狀予輒舉樊川詩以答曰山房在菰野水澤村出北門行五里至龜山又四里其閒涉阜阜盡

菰野在三重縣三重郡

而林林盡而原原盡而麓山房在焉。樹枝鈎衣，石稜
 嚙足，小徑岐出，使人迷。是非所謂遠上寒山石徑斜
 者耶。龜山以北，地甚幽僻，稀遇行人。抵山房，雲樹埋
 山，不復見人煙。但遙遙聞犬雞聲耳。是非所謂白雲
 生處有人家者耶。夫荒涼險惡如此，使人毛髮盡豎，
 竦然思歸。然而至有楓處，千樹飽霜，景不可狀。停筇
 植立，目忘勞，足忘疲，躊躇移晷而不能去。是非所謂
 停車坐愛楓林晚者耶。其色深紅如燃，艷而不夭。假
 使僊桃梅棠同時而出，必將羞形穢焉。是非所謂霜
 葉紅於二月花者耶。蓋楓葉之色，深山為佳。彼上寒

山，涉石徑，入白雲無人之境，宜其得勝花之楓也。今
 予亦踏其地，細嚼其詩，語語深切，莫不符合我意所
 欲出。彼既言之矣。若夫山房之為地，碧峰錯立，清溪
 競流，楓葉爛然，妝點其閒，上下映發，著人於錦屏繡
 障中，則樊川詩之所未道。今又以許用晦紅葉青山
 水急流句補之，庶幾得其全矣。公等欲知山房之勝，
 則誦此詩句可也。客皆唯唯而退，乃書其所答，以為
 記。

孟嘗君愛客

十八 史略

齊靖郭君田嬰者，宣王之庶弟也。封於薛。有子曰文。

許用晦名渾，唐詩人，其謝亭送別詩曰：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

田嬰齊威王少子。薛屬今山東省濟南府東平縣。

食客數千人。名聲聞於諸侯。號為孟嘗君。秦昭王聞

其賢。乃先納質於齊。以求見。至則止囚。欲殺之。

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

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

白裘。蓋孟嘗君嘗以獻

昭王。無他裘矣。客有能

為狗盜者。入秦藏中。取

裘以獻姬。姬為言得釋。



函 谷 關

函谷關。在河南
陝州府靈寶縣
南

即馳去。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方出。客恐

秦王後悔。追之。客有能為雞鳴者。雞盡鳴。遂發。傳出
食頃。追者果至。而不及。孟嘗君歸。怨秦。與韓魏伐之。

入函谷關。秦割城以和。

毛遂使楚

十八史略

秦攻趙。邯鄲平原君求救於楚。擇門下文武備具者

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士處

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門下三年。未有

聞。遂曰。使遂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末見而已。

平原君乃以備數。十九人目笑之。至楚。定從。不決。毛

遂按劍歷階。升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

邯鄲。今直隸省
廣平府邯鄲縣。
平原君名勝。趙
諸公子。封平原
縣。

穎。當作穎。錐柄
也。謂併柄俱脫
出也。

歷階。登階不聚
足也。
兩言。合從者。為

孟嘗君愛客。毛遂使楚

七九

楚非爲趙也
此爲兩言
胡何也而汝也

先人指頃襄王
謂頃襄王爲白
起所破亡走陳

凡盟天子牛馬
諸侯犬豕大夫
以下用雞今總
盟故并用之
碌碌一本作錄
錄隨從之貌

九鼎夏禹王所
鑄傳國之寶也
大呂周廟大鐘

若汝也

鄆音其縣名
閭左所在閭里
以富強爲右貧
弱爲左秦衛役
煩多富強者並
役盡故復取貧
者
屯猶營
寧安也

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而君言
汝何爲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叱遂以楚國之
衆也今十步之內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
遂之手以楚之強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
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
世之怨趙之所羞合從爲楚非爲趙也王曰唯唯誠
如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
捧銅盤跪進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
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公等碌碌
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定從歸曰毛先生一至

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以遂爲上客楚遂將春申君
救趙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十八史略

陽城人陳勝字涉少與人傭畊畊之隴上悵然久
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畊何富貴也
勝大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至是與吳廣
起兵于鄆時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爲屯長會大雨道
不通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
死則舉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
公子扶蘇項燕稱大楚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大

毛遂使楚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謂今之名刺上
謁上其名刺而
見也。
長吏郡縣官長
武姓臣名
徇略也。

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謁勝大喜自立為王號張楚
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勝勝以所善陳人武
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使徇趙地武臣至趙自立為
趙王。

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男兒不學則已學則為鴻
儒

韓信拜大將

十八史略

淮陰縣名今江
蘇省淮安府。
以水擊絮曰漂
王孫猶言公子
也尊稱之也。
屠中屠肆中也。

初淮陰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信曰
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
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眾辱之

死猶殺也。

項梁楚將項燕
子項羽叔父也
治粟都尉官名
掌治藏穀即司
農卿也。
南鄭今陝西省
漢中府南鄭縣

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
胯下信熟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怯項
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項羽不用亡歸漢為治
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將士皆謳
歌思歸多道亡信度何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
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謁
王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者以十
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
雙王必欲長王關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
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伯仲叔季

築土爲壇除土爲場祭告天地尊其命也

何曰、欲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王遂用信計、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信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王章邯。邯敗死。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皆降。

(一) 如失左右手 國士無雙 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二)

俛俯 蒲伏 匍匐

高祖評三傑

十八史略

徹通也猶列也

利下補此其所
以失天下也一
句讀
子房張良字

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掠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

漢文帝之治

十八 史略

天子出入必先清道禁止行人出稱警人言蹕也漢律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

共供同共承敬事也高帝墓曰長陵不忍斥言毀撤山陵故以取土為喻

漢文帝三年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一人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後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

節以旄牛尾為之凡以王命往來必持節以為信按轡按止輿繩使不得馳也

弋黑也緣厚繪也

將軍周亞父屯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亞父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帝在位二十三年賜田租除肉刑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

吳王高帝兄仲之子名濞。賜几杖為其老不能朝故賜之以優老愧其心也。几案屬所以憑手也。風度溫雅不淺露者曰風流。

曳地示朴為天下先。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以德化民。當時公卿大夫風流篤厚。恥言人過。上下成俗。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莫能及。

(一) 廷尉天下之平也。取長陵一坏土。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除肉刑。家給人足。(二) 屯細柳柳營。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軍中之事不聞君命。六韜

蘇武守節

十八史略

武帝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

單于使使來獻。帝嘉其義。遣蘇武答其善意。



咽吞也。羴牡羊也。乳孕也。去。弄通藏之也。

使漢降人衛律誘以富貴。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言。後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白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羴。曰：羴乳乃得歸。武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臥起持節。節旄盡落。武素善李陵。及陵降匈奴。亦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昭帝始元六年。匈奴與漢

詭詐也。

典屬國本秦官漢因之主蠻夷屬國

和親漢使者至匈奴求武等匈奴詭言武已死漢使知之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不能隱乃遣武還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拜為典屬國(修刪)

(一) 羝乳乃得歸 節旄盡落 人生如朝露 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二) 得雁足有帛書 雁帛 雁書

蘇武

李

白

蘇武在匈奴 十年持漢節 白鴈上林飛

空傳一書札 牧羊邊地苦 落日歸心絕

渴飲月窟水 飢餐天上雪 東還沙塞遠

李陵與蘇武別於河梁詩曰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云云

劉秀後漢光武帝名

故事雜抄

北愴河梁別 泣把李陵衣 相看淚成血

垂功名於竹帛 南陽鄧禹杖策追劉秀及於鄴秀

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

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

耳更始常才帝王大業非所任明公莫如延攬英雄

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

秀大悅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猶赤子慕慈母 劉秀引兵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

鄧禹曰天下郡縣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不足定

尺寸言其才之短也

古昔書契多編以竹簡或用縑帛爲之故曰竹帛

不足定言極易定也

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謂地爲輿

殺滑同亂也

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也。

大樹將軍劉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謂馮異也。異為人謙退，不伐。諸將每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有此號。

推赤心置人腹中。蕭王劉秀擊銅馬諸賊，悉破降之。諸將未信降者，降者亦不自安。王敕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案行諸部。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乎。

遼東豕。漁陽太守彭寵發突騎，轉糧不絕。自負其功，意望甚高，不能滿。幽州牧朱浮與書曰：遼東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遇羣豕，皆白。以子之功，論於朝廷，遼東豕也。

隴復望蜀。光武既平隴，右曰：人苦不自足。既得隴，復望蜀。十二年遣大司馬吳漢等將兵，會征南大將軍岑彭伐蜀。

馬援誡兄子

後漢書

馬援兄子嚴、敦，竝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

隴隗囂所據蜀公孫述所據

後漢書南北朝時宋人范曄撰馬援仕後漢光武帝號伏波將軍及老將兵征交趾卒于軍交趾今稱交趾支那

龍伯高名述。杜季良名保。共後漢人。

救飭也。自警飭也。

所謂二句。蓋古語。

鷺音木家鴨也。訓「アヒル」。

狩野守信。京都人。剃髮號探幽齋。為狩野氏中興畫家。仕德川

家康寵遇。賜邸鍛冶橋。延寶二年卒。年七十三。懌音益悅也。

頡飛而下也。頡飛而上也。差池不齊貌。

空海。佐伯氏讚岐多度郡人。入唐求法。歸朝後。唱真言宗。承和二年寂。年六十三。延喜中。賜諡

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探幽妙畫

重野安繹

狩野探幽以畫名。伊達政宗嘗製貼金屏風二雙。高七尺。幅稱之。使探幽畫之。探幽湛墨汁於巨器。浸以

馬鞋。展布屏風。印之諸處。鞋痕狼藉。又援巨筆。亂畫豎條。政宗瞠視無言。起入內。眾咎探幽。探幽不懌曰。品畫宜於既成之後。何在。傍紛呶為也。乃徐點綴之。馬鞋化蟹。豎條成蘆。戈甲枝葉隨手而成。姿致橫生。宛然逼真。其餘一雙。亦任筆高下。亂點稍稍補其背。尾羽翼及成。即無數飛燕也。頡頏差池。筆筆殊態。人始歎服。

空海能書

青山延于

嵯峨帝幼聰敏。好讀書。及長。博覽經史。善屬文。妙草隸。時僧空海亦善草隸。帝每與空海競優劣。一日。帝

曰弘法大師所著性靈集三教指歸等

出法帖示之。中有絕佳者。帝殊寶愛。謂空海曰。此唐

金剛象灌頂

空海書

人墨迹。誠不可及也。恨未知何人。空海曰。是臣空海在唐時所作。帝以其體異不信。空海乃裂軸奏覽。書曰。某年某日。沙門空海。書于青龍寺。帝始歎服。

小野篁詩才

巖垣松苗

小野篁。參議岑守長子也。篁初好弓馬。不事學業。嗟峨帝詰之。篁慙悔。乃始志學。以文章生試。及第。當時

巖垣松苗號東園京師人。嘉永二年卒。年七十六。著國史略。

文章。篁稱無雙。又工草隸。嗟峨帝嘗幸河陽館。賦詩云。

閉閣唯聞朝暮鼓。

上樓遙望往來船。

以示諸篁。篁曰。遙改空。聖作更妙。帝驚曰。此白氏句也。本作空。卿詩思已同樂天耶。是時長慶集一部始至。獨藏祕府。世未有閱者。帝故試篁。

班超通西域

十八史略

後漢和帝永元十四年。徵班超還京師。卒。超起。自書生。投筆有封侯萬里外之志。有相者謂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之相也。明帝時。為假司馬。使西

白氏名居易。字樂天。唐詩人。著白氏長慶集。祕府朝廷文庫也。

漢文九帝治即震

于賓國名在西域
賓音天

蕩佚寬大舒緩
之義

域至鄯善其王禮之甚備匈奴使來頓疎懈超會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奔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鄯善一國震怖超告以威德使勿復與虜通超復使于賓其王亦斬虜使以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章帝時為西域將兵長史至和帝以超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平定諸國在西域三十年以功封定遠侯至是以年老乞歸願生入玉門關上許之任尙代為都護請教超曰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宜蕩佚簡易尙私謂人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果失邊和如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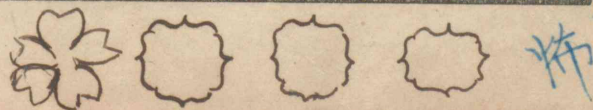
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之相也 不入虎穴不得虎

子 願生入玉門關 水清無大魚

練心膽論

中村和

士不可以不練心膽練心則智慮出焉練膽則勇決生焉可以充廟堂之用可以應軍國之務心膽豈可不練哉然此二者深藏於身腹中非如丹砂絲布之可以人手練也然則練之如何曰練丹砂以鼎火練絲布以水灰而練心膽以文武之道文學熟而武藝精是乃所以練心膽也何以言之有二人於此同學文武之道其一人則篤志刻意磨以歲月智識朗發



心在鴻鵠孟子曰弈秋通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專心致志一則人雖聽之為聽一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

而弓馬劍槍亦皆究其壺奧筋骨硬堅能堪寒暑投之於機務繁劇之地而不迷置之於干戈倥偬之間而不懼此豈非學熟藝精心膽練焉者乎其一人則雖學之而心常在於鴻鵠矣智識闇昧骨力柔軟使之治事錯亂無條使之當敵顧望不前此豈非學與藝未精熟故心膽不練焉者乎均是人也而其智愚勇怯相判如此者無他在其練心膽與否而已甚矣心膽之不可不精熟也吾嘗見獵師與蚤丁殪鳥獸捕鱗介一則走乎千尺之山一則投乎萬尋之淵皆視巉巖洪波如坦途平地而毫不畏避者何也以平

威繼光俞大猷並明名將也

素習練其術有所自恃故爾賤業猶然況於文武之道乎威俞二將開口則必言練良有以也或曰士人讀書擊劍如緩急必可用而臨事沮喪魂飛魄散偷生苟活不以爲恥者有之矣匹夫目不知一丁字手未嘗握劍而能知大義赴國家之難復君父之仇感天地泣鬼神者有之矣由此觀之人之智愚勇怯一定於賦性之始而非學與藝之所能移則所謂練者果何說也余曰匹夫初未知文武之道而能曉義赴難視死如歸者未必無其人然千百中乃一人而已矣至如士人讀書擊劍臨事而沮喪者此則學文武

之道而未精熟也。是謂之徒習。徒習豈可練心膽。生智勇以負荷國家之大任乎。今子不問其精熟與否。以文武之道為無益而欲概去之。可謂自暴矣。孟子不言乎。五穀者種之美者。苟為不熟。則不若稊稗。余於文武之道亦云。子以為何如。或唯唯而退。

劍說

中村正直

鈞同均

鈞是鐵也。或為劍。或為百器用。為劍則舉世重之。其名為良劍者。至閱千歲而永存。或雖滅矣。而其名見於傳記。兒童走卒亦能識。而道之。若夫為百器用。亦皆莫不資益于民生日用。而至其被寶重者。則莫能

望劍之萬一焉。夫劍之於百器。種類同。天性同。而其懸隔乃爾。抑何為劍者之幸。而為他器者之不幸也。以不幸而見幸者。則其歆羨當何如耶。試使他器有心。必當發之於言曰。子於我。種同也。而榮名昭著如此。子則幸矣。則為劍者。必不肯受。必應復之曰。抑吾之所以成此名者。亦非徒爾也。始方余之在治也。烈火鑠之。大鏈鍛之。一日百折。一折千鍛。如此者。殆且百日矣。吾之受勞苦者。亦至矣。子欲受吾之榮。必當受吾之勞。欲享吾之名。必當享吾之苦。以是言之。吾未為幸。而子亦未為不幸也。嗚呼。聖賢君子。耳目口

終日乾乾自彊不息語出易經

子思語出中庸

周穆王有昆吾之劍切玉如切泥

鼻與衆無異也。然聖賢君子所以其身雖歿而其名不朽。逾遠而彌存者。豈非以終日乾乾自彊不息崇德廣業未嘗逸豫耶。故衆人之終于草木同腐者。豈其才之罪哉。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嗚呼！古之學者蓋知之矣。

嗚呼至言哉

(一) 歆羨羨望 昭著顯著 (二) 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行無過矣 荀子

鍛工助弘傳

菊池純

鍛工助弘稱越前守初名直助凡其所鍛鍊亡論刀劍槍矛銳利堅剛不惟昆刀切玉人皆稱新刀正宗

國崎正宗稱五郎住鎌倉今小路北條氏亡後至京都後還鎌倉康永三年卒年八十一

十內名秀和甄音賢察也明也

嗚音信冷笑也陽伴也

蓋正宗者古名工以鍛刀著者也。初赤穗城主淺野氏臣有小野寺十內家甚貧困。一日與諸僚會于朋友宅。衆士各品評其佩刀。真贋藩老大野九郎兵衛亦在座焉。善甄別刀之所出。鄉貫曰相州曰備前。百不錯一。舉座歎稱服其明眼。最後及十內佩刀。刀鈍而鞘剝。大野嘲哂極口罵其不武。十內銜之。不形辭色。時直助爲十內家奴。隔壁聞之。深恚其亡狀。切齒曰。老奴不遜。敢辱主公。所不雪此怨者。不復生見人。即乞暇。陽言曰。願得歸省鄉里。十內聽之。乃結束而發。草行露宿。具嘗艱苦。遂達于浪華片町。詣鍛工近

提命提耳面命也詩經匪面也之言提其耳

江宅近江者攝州名工世呼曰神刀鍛冶直助彷徨其門外家人怪問其所自曰僕有志願在焉欲見主翁面請之家人白之近江近江延而見之直助請爲門子辭氣激切一若有素望者乃憫而舍之直助權爲其家僕操作之暇一意攻其業手試運鎚法丁丁作響寢則叩其枕函食則打其杯碗終夜不止聲家人病之毀言日至於近江之耳近江舍而弗問如此者三年業大進直助一日從容謂近江曰生在師門辱提命者三裘葛于茲頗覺有所得願假師之一臂得鍛寸鐵則志願達矣敢請幸見聽乎否近江首肯

砥石也莊子刀刃若新發於

直助大悅乃齋戒七日鍛鍊作一刀近江執鎚助之刀成而加砥神光如水雖古名刀不多讓也近江嗟稱舉繼其後以女妻之冒以己姓號曰津田越前守助弘助弘乃挈其所手鍛一刀東下詣舊主小野寺氏寄贈且泣曰此下奴精神所凝結願主公以此洗雪昔日汚辱庶足償多年志願邪十內感喜爲動容深謝其篤志坐臥佩服不離其側無幾有報仇之事十內當夜帶此刀斫仇家門手斃數人后十內與同盟諸士同賜自刃刀遂爲泉岳寺遺物今歷百餘年如發砥

泉岳寺在東京市芝區高輪

鍛工助弘傳

〇七

鍛工助弘傳

三溪氏曰衆藝百工所以名于世者皆精神至誠所貫加以鍛鍊之功也鍛工助弘眇然一匹夫耳特出其至誠欲雪主家之辱精神所注竟獲無比三尺以爲異日報讎之用自非鐵心石腸人安得鍛鍊此快刀乎哉

悲怒慍忿瞋 彷徨低徊徘徊 三裘葛三星霜

山鹿素行傳

鹽谷誠

鹽谷誠號實山
岩陰弟明治七
年卒年六十三

山鹿素行陸奧人名高祐素行其號幼穎悟好讀書執贄于林羅山講說小學論語辭理明暢驚老成人年十二許用見臺見臺近世講筵用以代几案者總

北條氏長仕德
川秀忠爲大監
察
由井正雪駿河
人長兵法後圖
叛伏誅

角以是講經人以爲奇才長從北條氏長學韜略備極蘊奧最精築城術方延寶天和際其名高一世由



山鹿素行肖像

井正雪亦以兵學聞嘗避
近于某侯家正雪丰儀貴
重頗有威望長素行十餘
歲固聞其名禮貌之素行
寒溫外不交一言他日謂
侯曰臣視彼容貌眼光非

一二弟を親しむ事多し其行を
ハ素行の如く言ふ事多し其行

素行書

士爲知己死晉
豫讓之言也。

常其意難測。君勿近。後果驗。素行天資英邁、練達事體、洽聞強識、無所不通。其爲人謀、如躬當之。莅事果斷、嫌疑立決。甚爲人所倚賴。不獨問道請教、雖機密事、吐露情實、受其裁決。王侯士庶入其門者、殆四千人。而名所在、謗亦隨之。或有疑其包藏不軌、而沮行趾者、始確信宋學。既有疑、取所著經解、盡焚之。更著聖教要錄、非斥程朱、無所忌憚。遂以是禁錮于赤穗。赤穗侯淺野長直聞其賢、以祿千石聘之、親執弟子禮事之。素行在赤穗十年、常以經義與兵法教諭闔藩士人。嘗謂侯曰、臣聞士爲知己死。公不以臣之愚、

待臣以國士、宜一死以報。萬一緩急、豈無所償哉。侯大喜。後至元祿年間、其孫長矩賜死、而國除。遺臣四十七人、果有復讎之舉。識者以爲素行教育所致。卒年六十四。(修刪)

總角||巾童 韜略||六韜三略 寒溫||寒暄 洽聞強識||博

聞強記 倚賴||依賴 宋學||程朱學||朱子學||道學

赤穗義士一 菊池純

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故淺野長矩遺臣、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夜襲吉良義央第、得其首級。蓋復主讎也。初良雄等願立長矩弟長廣存淺野氏。後及

將軍綱吉錮長廣於安藝遂決意復讎乃率同盟士
 至江戶散伏各處或為商賈出入吉良氏邸伺其動
 靜則義央方避仇於上杉氏第良雄等憂之議曰除
 夜彼必還家吾當襲之已而義央欲設茗宴於家有
 一茶博士常出入義央第有讌會必與焉大高忠雄
 知之詐為京商從博士學茶儀博士一日謂忠雄曰
 「義央以是月十四日歸其邸設茗宴會客是以頗為
 忙劇」忠雄即報之良雄良雄會同盟戎服衷甲夜襲
 義央本所第家衆出拒連闖入寢室求義央不獲驗
 褥尚暖則遍索宅中遂獲義央于廚室武林隆重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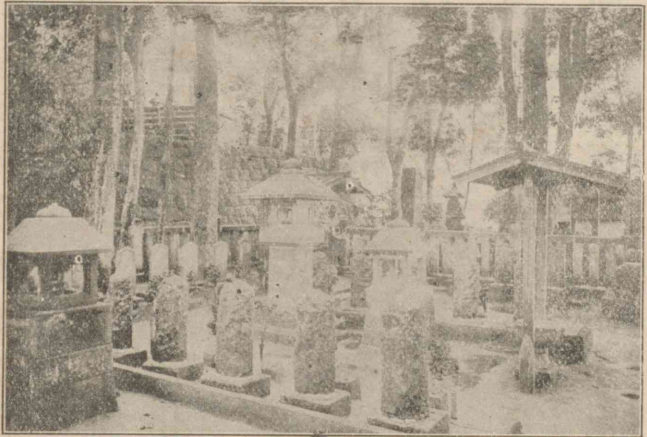
扱音被兵器之柄也

刃其首而衆未知其義央乃驗其屍刀瘢在肩衆喜
 曰此無乃先君所手擊耶又視之所擒家人皆曰此
 我主之首也衆踊躍相賀遂裹首幟帛懸之槍秘護
 衛赴泉岳寺奠以祭長矩墓良雄又遣寺阪信行於
 安藝報之長廣令吉田兼亮富林正因詣大目付仙
 石久高具陳其實久高趨走登城白之綱吉即日送
 四十六人於細川松平毛利水野四侯邸分拘之老
 中阿部正武歎曰今世有節義士如是豈不曠代盛
 事耶

赤穂義士二

5. 0. 1. 1
 13. 3. 7. 6

十六年二月、讓吉良義央子義周不死、父難、沒食邑、流之信濃、賜大石良雄等四十六人死、流其子弟於



伊豆大島。初綱吉之議良雄等罪也。林信篤議曰、良雄等爲主報仇、則天下之大義也。且其舉動詳審、能敬其上。今若以其擅用兵、誅之、將何以獎勵人臣。宜當宥之也。衆議未決。荻生茂卿聞之、謂柳澤吉保曰、

「聞林氏請宥良雄等。其論固正。雖然未可謂達時宜也。何則。宥良雄等、上杉綱憲發兵、欲廢之必矣。上杉氏發兵、欲廢之、淺野氏不得不救之。兩家構難、交相鬪、是宥四十六士、而速天下之亂也。不如殺之以除後患。」議乃決。綱吉謂公辦法親王曰、「赤穗諸士忠烈無比、舉世所悉知也。殺之固可惜。不殺則廢法。處之將何如。」親王不答。退謂左右曰、「將軍其將使吾救諸士邪。諷意隱然、不問可知也。雖然、此輩而不死、安足以成萬世之名哉。此吾所以不答也。是日、遂賜死。良雄等遺言葬長矩墓側。四家皆如其言。賻贈甚厚。府

下士民往弔者絡繹如市香火至今尚不絕云綱憲者義周母弟也母が同じたゆかた

(一)復讎復仇 除夜除夕除日 茶博士茶博 謙會宴
會刀瘢刀痕 (二)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 隋書 守節
死難者人臣之職也 鹽鐵論

詠四十七士

阪井華

若使無茲事 臣節何由立 若常有此事 終將無王法 王法不可廢 臣節不可已 茫茫天地古今閒 茲事獨許赤城士

大高忠雄

青山延光

青山延光號佩
弦齋水戶人明
治三年卒年六
十四所著有國
史紀事本末赤
穗四十七士傳
等

替音雪替御侍
御也

大高忠雄稱源五淺野長矩臣也長矩國除忠雄與弟小野寺秀富甥岡野包秀俱赴義母小野寺氏謂之曰汝等上無負先君下無辱祖先我復何憂忠雄等益奮勵留母於國往京師尋赴江戶偵諜數月還京後將再赴江戶貽書母曰雄東赴江戶將舉大事母之所知也一國之士荷先君重恩者不可勝數而雄一介賤士非受非常之遇者今縱侍養終身人未必譏之但職在替御親近左右而一旦遇不虞之變所以日夜悲慕不能忘然先君固已坐國家之法法其可讎乎此雄等之所以斂手輸城而不敢抗拒也

不贊之身猶曰甚貴重之身

大學君斥長矩弟大學頭長廣昨報也
茅土封地也獨斷白天子以所封之方色土直以白茅授之

嗚呼先君不惜不贊之身不顧數世之社稷以洩積憤於一擊之間而刃纔及仇人法已加先君先君之怨如何哉真天下之至痛也為之臣子者孰不欲挺身奮銳以襲仇家然大學君方蒙譴屏居於家安知幕府之不胥茅土於他日哉又安知吉良氏之不獲責於他日哉大學君獲邑則先君之祀不絕吉良氏

元禄十五年
九月
左
傳

宗國斥安藝時長矩宗家淺野綱長治安藝廣島

獲罪則先君之怨得伸夫如是雄等伏刃以殉先君可矣此雄等之所以降志忍恥而有所待也今幕府命錮大學君於安藝先祀決不可繼大事決不可緩而衆或謂今宜以死請幕府不見許則可以舉事嗟乎事既至此何可復請請而不獲然後舉事此讎國家之法也非惟累大學君將並累宗國此雄等之所以決策而東也雄等固非悖驚陵上者然一旦犯法罪及家屬亦未可知也果然母宜從容就刑勿先事自盡假令吾母而輒弱畏死如他婦女則雄亦不能無顧慮賴吾母賢明勵雄等以大義毫無虧喪雄等

以此奮勵視死如歸實有天助。雄今年三十又一，秀富二十又七，包秀二十又三，竝少壯勇銳。以此決鬪，孰能當者？大讎在吾掌握，幸勿以為念。獨所恨者，吾母既老，侍養無人，將何以慰餘年哉？雖然，忠孝不得兩全，母之所知，今復何言？如姊妹乳母，請善諭之，勿令悲慟。願母以暇日詣寺院，焚香禮佛，優游自適，亦可以忘憂矣。今當永訣，臨紙涕泣，不知所言。既至江戶，變姓名曰脇屋新兵衛。

烈士喜劍碑

林長孺

喜劍者，不詳何許人。或云薩藩士，蓋奇節士也。元祿

贊音連切肉也
啞啞笑語之聲
啞音惡

中赤穗國除，大石良雄去在京師。時物論囂囂，言其有復讎之志。良雄患之，故假歌舞遊衍，以滅人口。一日遊洛西酒樓，會喜劍亦來遊焉。喜劍素與良雄不相識，然竊希物論不虛，及聞其遊蕩不已，心甚不懌。乃招良雄同飲于一樓，以微言諷之。良雄不應，因更反復直言。良雄猶不應，笑言自若，無承服色。喜劍乃瞋目大罵曰：「汝真人面而獸心也。汝主死，汝國亡，汝為大臣而不知報仇，非獸而何？余將獸待汝。」於是展左脚，盛魚膾數臠于脚指頭，使良雄食之。良雄夷然俯首喫之，畢舐指頭，餘瀝時，良雄啞啞之笑聲，與喜

劍叱叱之罵聲，喧然聞乎樓外矣。既而喜劍于役江戶，適聞赤穗人報讎事，問之，則同謀四十六人，良雄其首也。喜劍愕然曰：「吁，余死矣。」夫余目獸視良雄，乃我目之罪也。余舌獸罵良雄，乃我舌之罪也。余足獸食良雄，乃我足之罪也。余心獸待良雄，乃我心之罪也。一身皆罪，吁，余死矣。於是託病歸國，公私了事，復來江戶，則良雄既與同謀之士皆賜死，葬之江戶泉岳寺中。乃詣其墓，拜曰：「我當面謝萬罪于地下耳。」乃拔刀屠腹而逝。有人又葬之其墓側。夫喜劍氏初之與良雄不相識，而希其有義舉，中之直言忠告，至罵

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

而辱之，終之殺身明志，以謝其罪。雖非中行之士，其奇節可謂不恥古之俠者矣。中西伯基亦奇士也。恆喜談忠臣烈士事，啻啻不離口。嘗憾喜劍有此奇節，而世多不之知也。欲別建一石于泉岳寺，略記事蹟，以示後人。乃齎費金若干，來徵文于余。余時年方二十七、八，未嘗作金石文字，固辭不可。乃約自今學文十年而後草之。時余貧甚，伯基乃留其金，使余自救。爾來荏苒過二十餘年，今則伯基年踰六秩，余亦五十餘，皆頽然老矣。余乃爲文，出金致諸伯基，遂償兩債。嗟乎，喜劍之死固奇矣。伯基此舉亦奇矣。獨恨余

十年爲一秩，六秩六十歲也。

文不奇耳。

惜陰軒記

中村正直

婉變美好貌
總角男女未冠
笄結髮爲飾其
形如角也
卅總角貌
弁冠也

風狂疾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

余嘗讀詩至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嗟乎人之在世幼忽而少少忽而壯壯忽而老老忽而死雖石火電光無以喻其迅速故君子之成德立業欲其及時也及其母及而悔之其將及乎友人某嗜學如飢渴頃扁其軒曰惜陰問記於余蓋人雖愚不肖苟不至於病風喪心者未有不以聖賢豪傑爲可慕也然而卒於愚不肖者由乎志氣昏惰不知惜陰也夫雞鳴而起大舜之惜

舜之徒也
又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尙書無逸云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論語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晉陶侃曰大禹不賞尺璧而惜寸陰
其與存幾何同其存者幾何與

陰也坐以待旦周公之惜陰也日昃不食文王之惜陰也終夜不寢孔子之惜陰也由是觀之聖賢豪傑未有不惜陰者寧獨大禹也乎今夫世人之於財貨貴重愛惜不敢耗散者豈不以財貨所資以生一朝蕩盡飢寒隨至耶雖然財貨猶可得而復蓄也光陰一拋不可復得其可惜豈財貨比哉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然二十以下德性不定志氣未堅五十以上血氣始衰精力漸減是其中閒不過三十年而三十年之閒又有疾病有事故蝕其半則僅得十五年而已以此十五年之閒又荒廢時日則其與

蟠音波、白也。

毫末、錐刀、喻小利也。

溫燁也、訓アタタムル

存幾何。而欲其學成行立。吾恐其功未半。而髮已蟠矣。勿謂寸陰可輕。將蝕十五年之日也。勿謂今日暇逸。將墮終身之業也。可不懼哉。抑吾嘗觀富貴之殖財。營營逐逐。競毫末。爭錐刀。晝不得休。夜不得息。故當其始也。家無儋石。而數年之間。有富累鉅萬。家僮千人者。士之爲學。何獨異于是。溫故知新。崇德廣業。積累焉。習熟焉。愛惜寸陰。不敢虛度。則胸中之殷富。其亦將有如海。含萬物。山藏百貨。用之弗竭。取之無盡者也。惜之不可已也。如是。惜之哉。惜之哉。

唐貞觀之治

十八史略

唐太宗卽位。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吾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或請重法禁盜。帝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帝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又嘗謂侍臣曰。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曰。有之。曰。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此。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

賈胡胡商也。
非理而求財曰賕。

好猶善言多也

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時王珪爲侍中。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徵嘗告帝曰：「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徵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帝悅。帝雖以武功定禍亂。終以文德綏海內。常自以驕侈爲懼。嘗曰：「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

稷契皋陶皆舜臣

龍逢諫夏桀王而死。比干諫殷紂王。紂剖其心殺之。

草亂雜昧不明也。謂衰亂之世。斥隋末之亂。

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竝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

元兵入寇

賴

襄

北條時宗爲人強毅不撓。幼善射。弘長中大射於極

弘長龜山天皇年號

尋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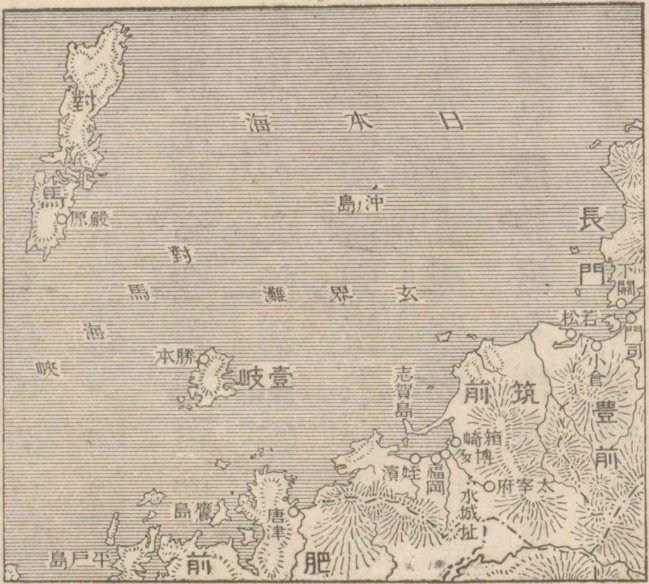
樂寺第將軍欲觀小笠懸顧命諸士無敢應者時賴曰「太郎能之」太郎時宗幼字也召而上場時年十一



北條時宗肖像

跨馬出一發而中萬衆齊呼時賴曰「此兒必任負荷」當是時宋氏爲胡元所滅諸鄰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元主忽必烈令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尋兵」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執爲不可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太宰府逐之凡元使至

前後六反皆拒不納



而元主必欲遂初志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元使者

文永十一年十月元兵可一萬來攻對馬地頭宗助國死之轉至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事報六波羅令鎮西諸將赴拒少貳景資力戰射殪虜將劉復亨虜兵亂奔

建治元年始置鎮西探題於筑前博多總管九州軍政及訟獄兼掌外交之事。冗俗作冗或作冗。

杜世忠何文著等九輩至長門留不去。欲必得我報。時宗致之鎌倉斬于龍口。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爲鎮西探題遣東兵衛京師。西兵衛者悉從實政益築太宰府水城省冗費充兵備。弘安二年元使周福等復至太宰府復斬之。元主聞我再誅使者則憤恚大發舟師合漢胡韓兵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七月抵水城舳艫相銜實政將草野七郎潛以兵艦二艘邀擊于志賀島斬首虜二十餘級虜列大艦鐵鎖聯之殼弩其上。我兵不得近河野通有奮前矢中其左肘通有益前仆

鷹島在肥前松浦郡海上。

檣架虜艦登之擒虜將玉冠者安達次郎大友藏人踵進虜終不能上岸收據鷹島時宗遣宇都宮貞綱將兵援實政未到閏月大風雷虜艦敗壞少貳景資等因奮擊虜虜兵伏屍蔽海海可步而行虜兵十萬脫歸者纔三人元不復窺我邊時宗之力也。

蒙古來

賴

襄

筑海颶氣連天黑。

蔽海而來者何賊。

蒙古來。來自北。

東西次第期吞食。

嚇得趙家老寡婦。

持此來擬男兒國。

相模太郎膽如甕。

防海將士人各力。

宋主姓趙故曰趙家。宋主趙昀年八歲即位楊太后

聽政。故曰趙家老寡婦。

蒙古來。吾不怖。吾怖關東，令如山。直前斫賊，不許顧。倒吾檣，登虜艦。擒虜將，吾軍喊。可恨東風，一驅附大濤。不使羶血盡膏日本刀。

筑前城下作

廣瀨建

伏敵門，謂筑前箱崎八幡宮樓門。拓臨醍醐帝宸筆，敵國降伏四字，揭在門上。故名。

伏敵門頭浪拍天。當時築石自依然。元兵沒海蹤猶在。神后征韓事久傳。城郭影浮春浦月。絃歌聲隱暮洲煙。昇平有象君看取。處處垂楊繫賈船。



醍醐帝宸筆

豐太閤論

賴襄

外史氏曰：余遊東山，謁太閤像於高臺之祠。祠門蓋以征韓艦材造之。云嘗讀韓人所紀，曰：明遣使者，窺太閤相貌，矮而黑，無他異。唯見其目光炯炯，射人，不可仰見。今觀其像，如信然者。嗚呼！使太閤生於女真。

高臺寺在京都東山。韓人所紀，斥韓人柳成龍所著懲忠錄。

愛新覺羅清朝之姓亡朱明代之。

六世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也。

以上第一段先敘太閤風采次敘其雄才大略次言其不愛民

鞅鞅閒而假之以年則烏知覆朱明之國者不待覺羅氏哉蓋其為人酷肖秦皇漢武而雄才大略遠出其右夫漢武乘豐富馭區宇不論可也秦皇挾六世之積威蹶衰殘之六國孰與太閤之徒手奮起制服羣雄然過用其民力以取絕嗣之禍者則與秦等彼藉累葉之烈猶且不免況以匹夫暴起者乎然以匹夫得天下非如承祖業而重失之者土地非其固有故不惜分其利也人民非其固畜故不愛用其力也夫其不愛民力固足以招危亡而不惜地利又不可以計久安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其禍相因也然其初

力不惜地利以起下段

儕輩斥池田蒲生等不敵比肩斥毛利德川等

之所以速得天下者無所愛惜也譬如閭巷之人博而獲大勝使其不勝一窶人耳苟勝矣乃大揮霍之招其朋類醉飽喧呼務取快一時唯然故暴富而人不怨太閤起人奴而主大國固已踰其所望乃遭遇變故投機赴會動得如意皆初念之所不至而四顧當時將帥皆其儕輩或其所不敢比肩一旦立其上而常恐其不服已也以爲吾起微賤而得司利權苟自封殖而不分於人人將吾爭而吾志不可速成也故割膏腴頒金帛動舉數州之地以賞戰功視之不啻如糞土彼其鼓舞奔走一世之豪俊以驟獲志於

以上第二段言
不惜地利故速
得天下。

德恩惠也。

以上第三段言
不惜民力故速
失天下。

天下者用此術也。然吾糞土授之、彼亦糞土受之。未嘗德我、而以為當然。彼之所求無窮、而我之所有有盡。以有盡供無窮、其勢不得不取之於海外以塞之。於是七道之民、裹其未愈之瘡、以趨不可知之地。連年無所成、而其力竭矣。而樞肉未冷、羣雄各有自立之心。蓋無足怪者。故太閤之不愛民力、由其不惜地利。而其禍遂至於此。皆其自取爾。雖然以太閤之雄才大略、八歲定六十餘國、則以其餘力、逞之海外、固其宜也。豈唯太閤為然。當時猛將謀夫、雄傑之士、布滿天下。天下已集、而其桀驁巧狙、喜事好功之心、

以上第四段言
其所以速得天
下、乃所以速失
天下。

猶未已也。譬之鸞鷹俊狗、其噬嚙搏擊之力、用而有餘、則必至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下羣雄肆其噬嚙搏擊、以殺其力者也。然徒殺其力、而使其無所獲、則彼將不復我之馴服、而反施其噬嚙搏擊於我。嗚呼、養之而不得其術、安往而可也。能飽之而不能節之、能發縱指示之、而不能收而寧之。故太閤之於羣雄、苟制服之一時耳。豈長久之計哉。其所以速得天下、乃其所以速失之也。梁武帝有言、自吾得之、自吾失之、無復所恨。則太閤其亦無所恨耶。

梅溪遊記一

齋藤正謙

梅溪在大和伊賀二國之境種梅爲業者凡十村尾山石打長引桃香野月瀨瀨瀨廣瀨高八村屬大和白櫻治田二村屬伊賀拙堂以天保元年二月十八日與服部文稼梁川星巖福田半香等遊觀焉著梅溪遊記九篇文稼服部氏伊賀上野人籟同躡杭州孤山在西湖上蘇州鄧尉山在江蘇省蘇州府羅浮山在廣東省增城博羅二

一目千本尾山八谷之一也。花最饒故有此名。蓋比芳野櫻谷云。余與同人出三學院下前崖覺山水與梅花皆已佳絕任意而行至一大谷文稼識而言之徑詰曲而上花夾之步出其間如籟白雲而行數百



步達巔下顧彌望皜然與溪山相輝映余嘗遊芳野觀其一目千本有此盛而無此勝又嘗觀

縣界梅花村在其山麓

嵐山櫻花有此勝而無此盛也。更求之西土以梅花名者杭之孤山境蓋幽花則寥寥蘇之鄧尉花頗多地則熱鬧唯羅浮梅花村對峻峰臨寒溪而花尤饒庶幾可比我梅溪歟。日已斂昏花隱淡烟中千樹依約不見其所極。暗香芬勃襲人聞溪聲益近且大至咫尺不辨色而後去。

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林逋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高啓

梅溪遊記二

齋藤正謙

昏黑還入院欲俟月升復出觀花也。余平生想梅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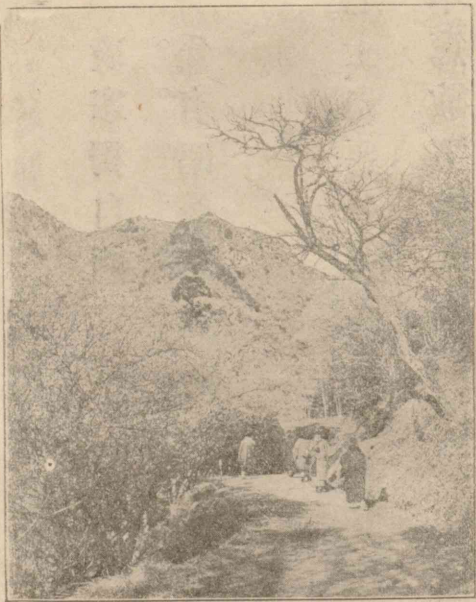
邵雍字堯夫宋大儒諡康節其安樂窩中吟曰安樂窩中春欲歸春歸忍賦送春詩雖然春暮難牽復卻有夏初能就移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披人能知得此般事焉有閑愁到兩眉離披滿開也

月夜之奇欲一游併之。每歲春有人自伊來者輒詢之花之開謝與月之虧盈每齟齬不相合遲之七八年至於今歲欲以今月望前來然以地在山中著花殊晚其盛開常在春分前數日而春分在今月之末如其無月何忽思邵康節詩云賞花慎勿至離披私謂及半開則可何待其爛漫遂以望後三日來豈意花開已七八分或將十分實望外之喜也獨奈日已落黑雲覆天意殊悵悵張燭欲飲此行購樽容五升者滿貯酒命奴負荷呼取之酌不數巡而竭怪詰之乃知奴醉墜地致傾覆益悵悵買村酒得數升來洗

醺音薰有酒氣也梁川公圖號星巖美濃人福田半香遠江人渡邊華山門人

鏘音倉玉聲也

蓋更酌雖甜不適口亦自醺然文稼風流士公圖以詩名海內而半香善畫山水餘人亦皆吟咏揮灑少慰愁悶俄而小奚來報曰雲破月出矣衆驚喜欲狂捨盞走出時將二更月色清朗步抵眞福寺枝枝帶月玲瓏透徹影盡橫斜寶鈿玉釵錯落滿地水流其下鏘然有聲覺非人境傍岸西行前望月瀨水清如寒玉



梅溪勝槩

蕪音散以物投水也。隱約猶髣髴。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臨川人仕神宗封荆國公哲宗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

漾月影，燧作銀鱗。而兩山之花，倒蘸其上，隱約可見。一棹中流，山水俱動。吾平生之願，至是酬矣。

梅花

王安石

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小學抄

陳瓘字彥中號了翁諡忠肅宋延平人。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不可得矣。(錄節)

范魯公質字文素，周宰相後事宋，封魯國公。從子，兄之子也。灼灼，花盛貌。青雲，喻顯位。

范魯公質曉從子杲曰：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蚤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錄節)

董仲舒，漢廣川人。誼，同義。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范純仁字堯夫，諡忠宣。恕，寬恕也。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渙然解散如春
冰之釋怡然喜
悅而衆理皆順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
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澹洽。今日
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以上外篇

M. S. Kashimoto

修訂新編漢文讀本卷三終

Fujimori

大正六年一月二十日
大正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大正五年五月八日
大正二年十二月五日
校訂再版印刷
校訂再版印刷
校訂再版印刷
校訂再版印刷

大正九年

金五拾參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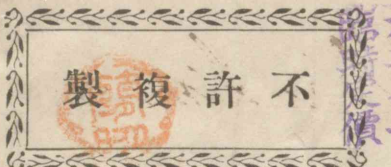
修訂新編漢文讀本	
定價	大臨
卷一 金貳拾七錢	卷一 金貳拾九錢
卷二 金貳拾九錢	卷二 金參拾壹錢
卷三 金參拾壹錢	卷三 金參拾參錢
卷四 金參拾參錢	卷四 金參拾五錢
卷五 金四拾錢	卷五 金四拾參錢
年度	正時
大正	大正
六年	六年
一月	一月
二十日	二十日
校訂再版印刷	校訂再版印刷

編纂者 簡野道明
東京市小石川區白山御殿町百〇七番地

發行者 株式會社明治書院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取締役社長 三樹一平
東京市本所區番場町四番地

印刷所 岡功
東京市本所區番場町四番地
凸版印刷株式會社本所分工場



S. Nakao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四九九一番

株式會社明治書院

電話本局二四三八番

明治書院

